

軌道

奇戲曲集

第一輯





MG
I 234
262

軌 道

鄭 伯 奇 著

上 海

啓 智 書 局 印 行

1 9 3 0



3 2173 9282 2

軌道

——伯奇戲曲集第一輯——

佳期	i
咖啡小景	23
少女的夢	51
合歡樹下	75
危機	102
抗爭	133
軌道	153

佳 期

佳 期

(一 幕 劇)

人物：顏舜華 二十三歲。曾充某公司女書記兼打字員。但她一點也沒有職業婦人常有的那種現代的和偏智的特色。她的性質，反但是很柔和而含羞的，並且，因為身弱多病的原故，帶有幾分悲觀的色彩。現臥病在床。衣服雖稍凌亂而頗雅潔。

余心史 二十六歲。顏的愛人和未婚夫。小學教員。衣服質樸，舉動純謹，是一個很守範圍的青年。形容稍帶憂鬱，但談話時，常流露出反抗的聲色。

顏母 四十稍過。雖風格猶存而顏色憔悴。

醫生。

時代：現代

地方：上海

舞台：顏華舜的臥室。棹子一臺；椅子數把；衣櫃一座；釘在牆壁的化粧檯一隻；臥床一具。牆壁上幾張畫片，棹子上一瓶鮮花。

第一景

顏華舜 顏母 醫生

幕開，顏華舜臥在病床；醫生站在桌旁，整理聽診器，體溫計等器具；顏母站在醫生與病床的中間。

醫生（半向病人，半向顏母）那服藥吃過幾回再看，一定可以有點効力的。這病現在還不要緊，一點也不用擔心。（向病人）總須記着，不要胡思亂想，不要多講話，不要勉強做事。第一要緊的是保養，是安靜，是心和氣平，是多吃滋養的東西。我看女士的病原是操勞過度營養不良；關於這一點，希望能夠特別注意才好。

顏舜華（仰臥，小聲）謝謝先生。

顏母（堆笑）謝謝陳先生呢。這回真多虧陳先生的好意，每天親自跑過來看她。不然我們娘兒倆女流人家有什麼辦法呢？現在她的顏色比以前好多了，這都是陳先生的恩德。

醫生（一面鎖皮包）老伯母太客氣了。心史和我是老同學，這點事是我們朋友分上應盡的義務。

顏母 真的，這回余先生很爲她擔心費事，我們娘兒倆都非常感謝他呢。（低聲）想起來，我的心裏怪難過。余先生這回，專是爲她來到上海的，那料想她病成這樣子。余先生不知道多麼灰心哩，我三番兩次想勸勸他，但只一看見他那副銷沉的樣子，什麼話都說不出口了。陳先生和他是好朋友，有機會，還請費心勸勸他。

醫生（夾起皮包）這個自然。不過心史是個一往情深的男兒，不和現在時髦少年一樣，他有他的想法哩。

顏母 噯呀！陳先生，怎麼就去了，連杯茶都沒有吃過。

醫生（且行且講）不用客氣！我今天還有幾家

病人得去看看的。

顏母（隨後送行）真是對不起。陳先生是很忙的，我們偏又累得陳先生多跑路。

醫生 這倒不用客氣。不過醫生太忙了總是不好。

顏母 陳先生又謙虛了。越是好醫生，他才越忙呀。

醫生（笑）醫生太忙了，不是病人多了麼？那當然是不好的事。

顏母 呵呵呵呵呵。陳先生倒會講笑話。

醫生（走至門口）老伯母不用送了（向病人）顏小姐，再會罷。

顏舜華（微聲）陳先生，對不住。

顏母 不要客氣。我還得下樓去一趟的。

顏母與醫生走至門口，佇立。他們站在顏舜華看不見而觀眾可以看見的地方。談話聲甚低，然觀眾席歷歷可以聽得。

顏母 陳先生，請你告訴我一句真實話，你看舜華的病到底怎麼樣？

醫生 這種病也不是絕對不會好的。不過總得耐性兒好生保養才有希望。

顏母 有希望，陳先生，你是說有全好的希望麼？

醫生 自然，就是全好的希望也不是絕對沒有。

顏母（喜出望外，急急探問）什麼時候能夠全好呢？

醫生（含笑）這却難以預言。總歸這種病是要慢慢調養的。調養得好，病勢自然會有起色。那時候，頂好是到暖和的海岸上去，再住幾年，好好地保養保養。這種病說句笑話，是有錢人的病。要吃得好，住的地方好，心中又常常快活，能夠這樣，雖不敢講完全好，至少可以不至於再犯的。

顏母（悄然）那麼，這半年內是沒有希望的了！

醫生 老伯母，還是心放寬點好。對於病人，萬萬做不得這樣着急的樣子。

顏母 真的，我老糊塗了，叫你笑話。不過，陳先生，你是曉得的，余先生這次由鄉下巴巴趕到上海，

爲的什麼？不用說，爲的是和她（弩嘴示意）完成婚禮。那曉得吉利的佳期將到了，她偏偏得下了這場病！余先生口裏雖然沒有講出，心中不知道多麼難受哩。若是再這樣耽擱下去，耽擱他幾年，我們怎樣對得起他呢？

醫生 這倒不必過慮。關於這一點，我想心史總可以相諒的。

顏母 要他再等幾年，總覺得過意不去。

醫生（曖昧）什麼都是運命，那有什麼法子呢。（稍露決意顏色）實在說，唉！現在還談不到這些，就是將來好了，也還須要醫生診斷診斷。（以下聲更低。）就我看來，將來就是好了，這樣病身的人也是不適宜於結婚生活的，不但將來居家過日子種種勞苦是過不來，就是與男子同居，像這樣纖弱的人，也不相宜。

顏母（着急，小聲）據先生的意思，她是不能結婚，終於不能結婚麼？

醫生 現在還說不定。不過害這種病的，大約都是不相宜的。顏女士的病已經是第二期了。

顏母（黯然）病人自己也常常露出這種口吻

哩！

醫生 唉？她也這樣講嗎？是的，這種病人，頭腦是很清楚的。不過，這些話現在還說不定的，老伯母千萬不要去告訴她，使她更加添病。

顏母 謝謝陳先生。

醫生 好了。那麼，再會吧。老伯母不用下樓來了。自家人用不着什麼客氣的。

顏母 那麼，太怠慢陳先生了。

醫生 笑話，笑話。藥配好了我叫車夫送來。

顏母 這樣，什麼都勞陳先生費心，真真對不起哩。

醫生 這算什麼。病人面前，總要寬和一點，不要多講傷心的話。

顏母 陳先生慢步。

顏母回到室內。

第二景

顏 舜 華 顏 母

顏舜華 陳先生走了麼？

顏母 走了。你這一會兒怎麼樣？

顏舜華 還不是和平常一個樣子。胸膛上像有一塊什麼重東西在壓着一樣。

顏母 發燒沒有？

顏舜華 還沒有到時候呢。再等一會兒就會發燒的。

顏母 我忘記了。冰還沒有買來。

顏舜華 噯！苦死了呢！還沒有發燒，已經一身的汗。姆媽，你替我把被子揭去，好麼？

顏母 不要！當心受了風。

顏舜華 受了風也好，索性早一點死了，反落得個清爽。

顏母 這孩子又在胡說什麼。你就不可憐你這老沒出息姆媽，你也應該替余先生想想……

顏舜華 再不要提這些話了。我管得着余先生麼？我什麼事不曉得，你還來騙我。

此時舞台後面，余心史和醫生談話聲。

余心史（聲）你怎麼就走了？

醫生（聲）剛才看完了。你今天爲什麼遲到了呢？

余心史（聲）病狀怎麼樣，你看？

醫生（聲）沒有什麼。不過……

以後談話聲低，舞台前面不能夠聽見。

顏母（含笑）你聽，那不是余先生說話的聲音。

顏舜華 唉唉。

顏母 你不怕作孽，方才還說了那些無情的話。

此時上樓脚步聲。

顏母 余先生上來了。

第三景

顏舜華 顏母 余心史

余心史（抱鮮花一束，登場）嚶呀，好暖的天氣！

顏母 余先生來了。剛才可是在門口遇見陳先生？

顏舜華 你們在門口講話，這裏都聽到了。好大的聲呢！

余心史 真的麼？

顏舜華 你拿花來，我看。

顏母 余先生又給她買花來了。前天的花還好好的開着，插在那兒哩。(手指棹上花瓶)

余心史 (持花至顏舜華前)好不好？

顏舜華 (掙起半身，接花在手)還好，這是什麼花？

余心史 (含笑)你猜猜。

顏舜華 我不猜。醫生說過，不要用腦筋。(故作狡笑)

余心史 我錯了，我沒有想到這一點。

顏舜華 好了，你告訴我吧。(嗅花)怪香的。

顏母 (湊前看花)又是洋花？價錢怕很貴呢？

余心史 價錢還勉強，不過來路是很遠的。

顏舜華 自然很遠。是由外國來的呀。

余心史 你又開玩笑了。我是剛剛由靜安寺買來的。昨天下午由朋友處回家的時候，看見很好，今天特意坐車去買來送你。你看比前天的如何？

顏舜華 比前天的清淡，色氣也幽雅；我近來怪愛這樣的花兒。謝謝你。

顏母 謝謝余先生。讓我趕快用鮮水生起來。(持花下場)

顏舜華 姆媽，還要買冰哩。

顏母（聲）把花生好了，我就去。

第四景

顏舜華 余心史

顏舜華 心史，你站在那裏幹什麼；

余心史 沒有幹什麼，我在想。

顏舜華 你在想什麼。啊，是了；你在想那花的名字。

余心史 不是。

顏舜華 你到底沒有告訴我那花是什麼花。

余心史 算了吧，舜華。鄉下人，我那裏曉得。

顏舜華 你和我生氣了麼？

余心史 又來了。你怎麼只這樣白操心呢。

顏舜華 你怪我白操心？誰叫你是小心眼兒，怪愛生氣？

余心史（着急）再別說那樣話，我那裏生氣。（坐顏的床頭）你瞧瞧，你的臉兒多麼瘦，還不好好養神兒。

顏舜華 (坐起)養養神兒，蠻對！但是你只是一人在想什麼，又不告訴我，悶死人哩。

余心史 (執顏手，深切)好小姐，別那樣吧！瞧瞧你的手，心兒是多麼燙。安安靜靜地睡一會兒，我再告訴你。

顏舜華 真的麼？

余心史 自然真的。我怎麼敢欺哄你。快點睡下靜靜神兒吧。

顏舜華 (且睡且語)好的。我就睡一會兒。你可不許上別處去。

余心史 好了，你睡一會兒。我就坐在這兒不動。

顏，閉目甯神；余，低頭凝思。片刻。

顏舜華 (星眼微張)視余心史！

余心史 (若自夢中驚醒)唉？你怎麼又醒來了？

顏舜華 我一點兒也睡不着。心裏頭怪悶的。你又在想什麼？

余心史 不過胡思亂想想罷了。

顏舜華 你一個人只在沉悶着想，我很不自在

呢。

余心史 爲什麼？

顏舜華 爲什麼？你真故意裝呆。一個男子坐在一個女子面前只管一聲不響在想什麼事情，那女子能不害怕嗎？

余心史 你總是這樣，全不管自己的病。

顏舜華 你告訴了你想什麼，我的病自然會輕的。

余心史 你又在開玩笑。

顏舜華 你那裏曉得我的心事。你近來常常一個人納悶，我心裏很難受哩。

余心史 其實沒有什麼。你既然這樣多心，我就告訴你。

顏舜華 真話？

余心史 一點不假。

顏舜華 是好話麼？

余心史 很好的好話。

顏舜華 那麼你說。

余心史 我想，我現在忽然發了一筆大財。你和姆媽和我，我們三個人就離開上海。現在已經秋盡

了，往後上海只有寒冷。我們要找個很溫暖又很清靜的地方，給你養病。我想最好是澳門，我們就到澳門去。那邊風景好極了，交通又便利。從廣州或從香港去，都不過只是幾點鐘的小火輪。沒有商場也沒有工廠，那真是地上的樂園。不過有一點，那裏的賭博是很利害的。這和我們沒有什麼關係，我們用不着管牠。不然就去香港也好，上環和山上都是很清靜的。不過香港的霧太大，不知道於你的病有妨礙沒有。再不然，我們就去廣州也可以，廣州的東山很不壞。雖然比不到上海的靜安寺路或是法租界的霞飛路一帶，但是空氣很好，房屋也都是新式，儘可以將就得下去。你看怎麼樣呢？那裏最合你的意？我還想，最好沒過於南洋……

顏舜華（故意頑皮）南洋有什麼好處，去南洋不怕當豬仔麼？

余心史 又是這一套，人家在談正經話呢。你的這種病，第一怕天氣冷，第二怕空氣不好。到南洋，這些都不成問題。上海冷得要下雪的時候，那邊正和夏天一樣地暖熱。就是廣東也比此地暖和多了。至於空氣，更不用講。我們不要熱鬧地方，只在靠海岸的

鄉間，租一座小小的別莊就夠了。

顏舜華 但是這筆錢呢？

余心史 這是第一個問題。在這樣的社會，沒有錢，什麼都是空的。所以我近來專想發財。

顏舜華（微笑）你真會想。你想像你我這樣的人，還會發財麼？

余心史 自然，平空裏，那兒有財給你發？（故作得意）你不曉得，生財有大道。

顏舜華 那麼，你想怎麼樣？

余心史（躊躇）這個，這個我却不能告訴你。

顏舜華 唉！不能告訴我。你想什麼？……心史，你想，我能受麼？（言畢咳嗽）

余心史（安慰）你瞧，病又犯了。其實沒有什麼，我索性告訴你罷。

顏舜華 讓我起來坐一會兒。睡下來，胸口不舒服。

余心史（扶顏起坐）好，你就坐起來。不過不要太吃力。

顏舜華 好了。現在你告訴我吧，你倒底有什麼計畫。

余心史 那裏，我不過想想罷了，這算什麼計畫。(聲稍低)舜華，實在說，我想買馬票。要是中了大香賓，別說第一名，就是第二名第三名，也都有幾萬哩！有了幾萬塊錢，那還怕沒有錢上澳門去麼？

顏舜華 哦，原來你想這個，不過大香檳很難中呢！買一輩子馬票，不曉得中得到一次末彩吧！

余心史 我也覺得這個不十分有把握。我又想上交易所，買金條，買股票，那總容易有希望點。

顏舜華 真的麼？心史，你怕是逗着我玩？

余心史 我那裏會逗着你玩。實在說，我近來常常這樣想。

顏舜華 你怎麼樣了？心史，你近來怎麼變成這樣？這些話和你從前所談的完全兩樣。

余心史 我也覺得我有點變樣兒了。但是……

顏舜華 但是爲什麼呢？

余心史 但是你還不明白麼？舜華！這都全是爲你！

顏舜華 (驚喜)爲我？

余心史 你還不相信？(屈身向前)我的心頭現在只有一個你。

顏舜華 (故意)爲我你就什麼都不情願幹這樣下流……不好的事麼？

余心史 (熱心)只要爲你，我什麼事都願意，就是作奸犯法，我都不嫌，只要你不厭棄我。

顏舜華 你就這樣愛我麼？我這樣一個廢人！…

余心史 舜華！再不要這樣說！你不知道，你爲我有多麼重要呢！多少多少年以前，我的心頭描畫着一個美妙的幻影。不料去年春天，我偶然發現了這個幻影的存在，我發現了你！從那天以後，行止坐臥，你那優美而可愛的影兒，沒有離過我的身旁。一個人的時候，我便低聲兒叫着你那好聽而可愛的名兒，不然，我便在白紙上反覆來去把牠寫起來。幸而得了朋友的介紹，我才得接近了你；不然，我怕要發瘋呢！相識了不久，我們倆就有了更深的相互的理解。我們的愛情很快很快地達到了第二個階段。未來的種種計畫佔領了我的全幅神經。我怕你操勞太過，我誠懇地希望你放棄你那無謂的職業。我還記得你曾經主張過職業的神聖，我苦苦地勸慰過你。婦女的獨立，職業的神聖，這算是有覺悟了的女性底新希望，但是實際上不過是資本主義騙人的一句話。(稍帶激憤)

資本家榨取着一股窮人還嫌不夠，更進一步，要榨取沒有資產的年輕婦女。哼！這便是那些所謂新思想家所提倡的新思想！這只不過是資本主義一個最小的秘密！你看！受了這個欺騙而耽誤了青春，甚至於喪失了寶貴的生命年青女子真不知有多少哩！

顏舜華 再不要說這些話了！你一激烈起來，我的神經都會跟着跳動呢！

余心史 對不起，我忘記了。你覺得有點不舒服麼？

顏舜華 倒還沒有什麼。

余心史 話雖然是這樣說，這其中也有必然的道理。雖然婦女職業叫得這麼響亮，那些有錢有勢的小姐太太們，還不是飽食美衣終日無所事麼？就是那些新思想家，也沒有那一位把自己的太太或是小姐送到工廠裏去作工，連寫字間裏去做些小小的事情，他們都不願意呢。這結果不過叫窮人多做點事罷了，男的不夠，再加上些女的。

顏舜華 心史！

余心史 好了，我也不願再說這些無聊的話了。根本上只怪我們自己窮。譬如我到學堂教書，最初我

也覺得是一種理想事業，但是把這社會看透了以後，我才明白我的神聖的天職，也不過給有錢有勢的人們幫幫忙湊湊熱鬧而已。我只是一個無聊的教書匠，我只是一個不自覺的工人！

顏舜華（故作譏笑）那麼我便是一個女工。
心史，你今天怎麼這樣歡喜講話？

余心史 你又同我開玩笑了，舜華。工人，就是工人也好。但是不幸我住過那撈什子學校，我曾經有過無謂的理想和抱負。這樣一來，我覺得人生是乏味得很，我非常感覺得寂寞。最後唯一的慰安，就是你。你是我的心臟，我的生活的根元。我們倆將來的幸福，這是一切不安的避難所。我想了種種計畫，我描寫着我們共同生活以後的情景，我才覺得生命恢復了價值。但是同時又有別樣思想來破壞我這幻想的快樂。

顏舜華 但是我又病了，是不是？

余心史 不是。你病了，我對於你的愛情更加深刻了。同時我的煩悶也更加深刻了。我想了種種計畫，我想怎樣醫好你的病，我們怎樣幸福地生活下去，當頭第一個問題便是錢。金錢在現社會是支配着一

切。無論怎樣重大的事情，沒有錢就沒有辦法。生了毛病，沒有錢也只得看着寶貴的生命一天一天地消殘，什麼博愛，什麼人道，都是些不兌換的票子。就連戀愛也都在內。因為沒有錢，眼睜睜看着自己的愛人讓別個男子擁抱了去。這樣不幸的愛人真不知有多少呢！何況看着自己的愛人被病魔糾纏着，因為沒有錢，只得束手無策，這又是何等煩悶。但是結果被我想通了。

顏舜華 因此你想發財，爲了你的舜華，是麼？

余心史 一點不錯。這有什麼不可以呢？我們處的這個社會，只有掠奪，只有榨取，善良的人們，只是睜着眼睛被人家來掠奪，受人家的榨取罷了。這裏有什麼道德。有什麼正義？這樣的社會還應該存在麼？我看牠的末日已經不遠了。年假的時候，你看見我讀這一類的書，你說你不喜歡，你還記得麼？你不喜歡，我當然不去做，但是我既不去否定這社會，我也再不能受牠的欺騙。社會是怎樣，我便怎樣去做。師範學校所教的那種臭道理，我一點也不要了。買馬票也好，買金條也好，什麼都可以，只要發財。有了錢，我們先把你的病治好。來日方長，什麼時候都可

以作我們的佳期。等你病好了，我們再盛大地做我們戀愛的紀念，我們還要到巴黎去，度我們的蜜月呢。舜華，你不願意麼？

顏舜華（在余的講話中間，初則驚喜，繼則疑懼，最後漸次感奮）心史，你這樣愛我，我非常感激。但是你不曉得我的病已經沒有希望了。

余心史（驚訝）什麼？沒有希望？

顏舜華（含淚）我的病已經到了第二期了。

余心史（破顏爲笑）什麼？原來是這個。我早已曉得了。肺結核到了第二期，還有法子醫得好。只要有錢，我們立刻就去暖和的地方去養，大約三五年總會好的。好姑娘，你只不要太擔心就對了。

顏舜華（感極而泣）心史，真對你不起，枉叫你這樣見愛！但是我已經要成廢人了！我今生沒有希望了！方才陳先生告訴姆媽，他說這病不會全好，就是好一點，也是不宜於結婚。他們不要我曉得，我却偏偏聽到了。心史，你說的什麼佳期，蜜月，今生都是沒有希望了。耽誤了你這樣久，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好呢？心史！我這一生，我真不知道怎樣才好呢？

余心史（起立環走，少須向顏）真的麼？怕是你

神經過敏把話聽錯了。

顏舜華 一點不會聽錯。他告訴姆媽的時候，姆媽也很吃驚，不知道怎樣才好呢？

余心史 他還說什麼？

顏舜華 他說這病由於操勞過度，再沒有說什麼。

余沉默少許，顏注視其動作。

余心史（立桌傍，忽取瓶中鮮花擲於地上）混帳！混帳！眼看着自己的愛人做了這資本社會的犧牲！你還要發什麼財！

第五景

顏舜華 余心史 顏母

顏母持花登場，見余舉動，悵然莫知所爲；顏舜華氣結發咳，顏母趨至其側。

余心史（奮極如癡）混帳！混帳！你還在做夢！這樣的社會你還能妥協麼？這樣的社會你還能妥協麼？

——幕——

咖啡小景

珈琲小景

(一幕)

人物：

周夢生	二十三歲	大學生
劉成美	二十一歲	同
郭秀夫	二十五歲	同
黃玉珍	十八歲	珈琲女侍
張玉娥	二十歲	同
胡玉英	十七歲	同
趙玉梅	十八歲	同

客甲

客乙

客丙

客丁

時代：現代

地方：上海郊外學生街的一座咖啡

佈景：舞台面爲咖啡的廣廳。右邊有玻璃窗及開放的正門。左邊有通廚房的小戶；戶傍有櫃台。舞台深處放鋼琴一架。棹子五六臺，椅子十數把。電燈照耀，幾同白晝。而四周寂靜，表示深夜光景。

琴聲悠揚中，幕開。客甲，乙，丙，丁，散坐各棹，調戲女侍，均露出醞釀之態。劉郭兩人對飲啤酒，時注意於周之舉動。周則悄然獨坐於冷靜的處所，棹上的白蘭地酒杯尙未全乾，裝“滿邵琳”的皮囊放在傍邊的椅上。

趙玉梅彈琴唱歌，張玉娥周旋各客，時時附趙和唱。胡玉英爲劉郭看酒，而對劉特別表示好意。黃玉珍立於櫃台旁，聞趙歌唱，沈鬱若有憂

思。

趙玉梅(歌唱) 好像水上的浮萍。

我和我的生命。

痛飲吧!痛飲吧!

莫忘記了杯中的酒精。

乘着巨浪還未曾打來呀，

且拚它個徹底的醉醒!

張玉娥(附和，鼻音)且拚它個徹底的醉醒。

痛飲吧!痛飲吧!

莫忘記了杯中的酒精。

哪，李先生，陳先生，還要再吃杯什麼酒?

客甲 謝謝你。我可不敢那樣拚命。

客乙 拚個徹底的醉醒。吃!別開玩笑。阿張，你可醉得徹底了麼?

客丙 徹底嗎?哈哈哈哈哈。徹底。(以手拍酒瓶底)徹底。徹了底就要說出來了。

劉成美 那幾位先生，你瞧，都有百分之九十是醉了。

胡玉英 (眼色) 不要大聲。他們聽見了，會來

糾纏你的。郭先生，把那杯乾了。你今天喝得太少。

郭秀夫 少麼？天知道！你別管我吧。你只招呼阿劉多吃兩杯就是了。

胡玉英 劉家不敢多吃的。你這個人壞來！

張玉娥（向甲）李先生，你瞧瞧人家都在吃酒呢。你也再叫點酒來吃吃，好麼？

客甲 你先講講，什麼酒？

張玉娥 蔥拉梭好麼？

客甲 吃了，你會愛我麼？

張玉娥 你這個人老是不規矩。

客乙 噯！兩個老相好的講起愛情來了。乖乖，不得了啦。

客丙 愛情麼？

客丁（以足擊地，歌唱）好像水上的浮萍。你和我的愛情。

客乙 阿趙，不要走，再彈一會兒吧。這裏有好聽的歌兒唱呢。

客丁 你又來打攪我了。

客丙 不算。從頭再唱。

客丁 還值得再從頭唱麼？（笑唱）

好像水上的浮萍，
你和我的愛情。
狂歌吧！狂歌吧！
莫辜負了這良宵美景。
乘着酒意還未曾醒來呀，
我們便酬和到天明。

趙玉梅（附和）狂歌吧！狂歌吧！
莫辜負了這良宵美景。
乘着酒意還未曾醒來呀，
我們便酬和到天明。

張玉娥 到天明？就這樣發酒瘋？算了吧。你們
不吃酒，那麼喝點冷東西。

客丙 催得這樣利害，你怕冰淇淋放到明天會
壞麼？

張玉娥 不同你講。你這個人交關滑頭來。

客甲 好好，拿幾瓶汽水來吧。

張玉娥 幾瓶？

客乙 四平八穩。

張玉娥 四瓶麼？你不講，我叫一打來。

客丁 好好，就四瓶吧。

張玉娥（走至櫃台傍，拉黃）好我的黃小姐，
再別出神了。快去給李家裏拿四瓶汽水來。

黃玉珍（如夢初醒）什麼汽水呢？沙士？檸檬？

張玉娥 隨便你把。他們那裏管得了這麼許多。

黃玉珍快快下，張玉娥趨至周夢生的棹前。

張玉娥（含笑）小周你一個人又在吃悶酒了。

〔以手弄“滿都琳”皮箱〕這是什麼？

周夢生（不快）那裏首放的滿都琳，不要弄壞了。

張玉娥 滿都琳是什麼？讓我看看好麼？

周夢生（遮止）不要打開。沒有什麼好看。橫豎不過是彈的一種樂器罷了。

張玉娥（以手放周肩上）方才阿趙打鋼琴的時候，你爲什麼不彈一彈呢？

周夢生（不耐煩地）我又不是賣唱的。

張玉娥 噯喲喲，周大少的脾氣好大呀。這半杯酒讓我吃，好麼？

周夢生 不要，吃了會醉的。

張玉娥（坐周身傍）那麼，叫我嘗一口。（持杯

至口，見黃持汽水上，趨至黃前，拿來，讓我遞過去。

劉成美（向胡）阿張真利害。

郭秀夫 她簡直是這Café Venus的女王。

胡玉英 她是大家的阿姐，誰都得讓她呢。

郭秀夫 據我冷眼看，阿張對於老周倒蠻有意思。

劉成美 她對於誰都有意思，她是平等主義。

胡玉英 周先生却中意別個哩，他喜歡阿黃。

劉成美 真的麼？

胡玉英 自然真的。

張捧汽水至客甲處。客甲，乙，丙，丁各持杯而飲。

客乙 阿趙，跑過來。

趙玉梅（正與黃倚台談話，聞聲，緩步走來）
什麼事體？

客乙 站近點。

趙玉梅 你講呀。

客乙（執趙手）方才你辛苦了。請你吃這杯汽水。

趙玉梅（摔脫手）謝謝你，讓我去拿杯子來。

客甲 好，就讓阿王請客吧。阿趙，多拿兩個杯子來，再帶兩瓶汽水。

張玉娥 李先生真大方。

客乙 他是拿別人來做人情。

客丙 他是慷他人之慨呢。

客丁 好一個慷他之人慨。

客甲 算了吧。不過兩瓶汽水。

這又不是我來敲他的竹槓，這是他自己心裏高興呀。

客丁 阿李，又認真起來了。

客乙 阿張，你瞧瞧，李先生人倒大方，只是肚皮太小呀。哈哈哈哈哈。

客丙 } 哈哈哈哈哈。
客丁 }

趙玉梅 (捧汽水登場，過黃身傍)

阿黃，王家裏請客哩，你也來吃杯汽水吧。

黃玉珍 (搖頭)不要。

趙玉梅捧汽水至客乙前

客乙 來，我請客，阿趙是主賓。

趙玉梅 叫阿黃也來，好麼？

張玉娥 不要，阿黃不會來的。

客丙 阿黃今天怎麼了。一個人站在櫃台旁邊，動也不動。

趙玉梅 她明天要走呢。

客丙 爲什麼？

客丁 真的麼？

張玉娥 真的，她不做這行生意經了。

客乙 那麼，一定得叫她來。不然想請也請不到了。

張玉娥 王先生這個人真多情呢！

趙玉梅 我去叫她來。

客乙 阿黃，請你過這裏來。

黃玉珍 要什麼？(緩步走來)

客乙 不要什麼，你過來就是了。

客丙 阿王聽說你要走，特意給你餞行呢。

黃玉珍 謝謝王先生。我不慣吃冷東西。

張玉娥 王先生，你瞧，阿黃要你請她吃大菜呢，你再叫點什麼來吧，

黃玉珍 不要這樣，我什麼都不要。

客乙 阿張真不錯，真會做生意。有了你，Café Venus 的老板，不怕不會發財了。

張玉娥（假怒）不同你這個拆老講話。

客丁 阿黃，聽說你要不做了。可是真的麼？

黃玉珍 是的。

客甲 爲什麼不做了呢？這種生意蠻好呀。

黃玉珍 因爲一點家事。

張玉娥 阿黃要離開上海了呢。

客乙 離開上海？上那兒去？

黃玉珍 大約是北京。

張玉娥 是北京。阿黃要上北京城裏去當堂子姑娘了。噯，北京，北平，怪不好記的。

客丙 阿黃，真的麼？

黃玉珍（忸怩）姆媽這樣想。

客甲 爲什麼要去北平呢？就在上海，堂子的生意怪好的。

客丁 你那裏曉得，自從奉軍退出，北平的生意更好呢。

客乙（向黃）你的姆媽帶你去麼？

黃玉珍 現在還說不定。

張玉娥（冷笑）噯，這有什麼難爲情？身價都講定了，還有什麼說得定說不定呢？

客丙 阿黃，請你把我們認識認識。可別等當了紅姑娘，我們去八大胡同的時候，都帶理不理的。

張玉娥 曉得是幾等野雞？不要就擺起八大胡同的姑娘架子。

黃玉珍聞言，默然離開。帶着一種悲憤怨抑的神情，走向鋼琴傍邊坐下，很機械地，壓出軋軋的琴音。

當以上談話的中間，郭注意在聽，而劉胡則接頭作密語。周時做出不快的情神，飲酒。

郭秀夫 喂，胡小姐你們倆的情話講完了沒有？

胡玉英（抬頭）噯喲，嚇死了，你這個人真會調皮。（向劉微笑）是麼？

劉成美（微笑）老郭有什麼話問你的，我想。

郭秀夫 你們倆熱昏了，剛才他們講的話可聽道麼？

胡玉英 誰？（以目示客甲處）可是他們？

劉成美 什麼話？一點都沒有聽得。

郭秀夫 他們好像是說阿黃要走了。劉成美（向胡）阿黃要走麼？真的麼？

胡玉英 自然真的。

郭秀夫 聽說是要去北京做堂子姑娘哩。

胡玉英 是的，阿張這樣講過，我們還不信，後來牠自己也這樣埋怨着說。

劉成美 埋怨誰呢？

胡玉英 還有誰呢？埋怨她的姆媽。

郭秀夫 又是一個社會的犧牲者。

胡玉英 她的姆媽爲要錢，把她賣給人販子了。

劉成美 這樣的媽媽真可惡！

郭秀夫 又是誰使她的媽媽不得不這樣幹呢？
還不是這個組織不良的社會。

胡玉英 阿黃人蠻好，還任過學堂，懂得英文呢。

劉成美 面孔又漂亮，舉動又時髦，將來一定是一個紅姑娘。

胡玉英 你瞎說，她有什麼時髦呢？

郭秀夫 總歸是男子的玩物罷了，不過，咳！…

胡玉英 郭先生，怎麼？你可憐她麼？

劉成美 這可也說不定。老郭是個感情家。

郭秀夫 (聳肩)對不住！我就是缺少這種感情。
(目示周)像老周才是感情家哩。

劉成美 他今天一句話也不講，老是一個人
吃悶酒。

胡玉英 你那裏曉得，人家心裏正在發悶着哩。

劉成美 唉？爲阿黃麼？

郭秀夫 啊！怪不得他今天氣色非常不好，元來
阿黃的事情，他老早已經曉得了。

胡玉英 可不是呢？他中意阿黃。

周依然沈默着吃悶酒，惟時時投視線於劉
郭處，似知兩人在議論自己。劉郭以含笑的目光
返報之，周則復低頭如故。

黃依然彈風琴，而不能成歌。趙見黃無聊。

趙至黃處。

趙玉梅 阿黃，你一個人只管在彈什麼呢？

黃玉珍 不要管我，我心裏怪悶得慌，隨便亂彈
彈。

客乙 阿趙，你怎麼走了？

張玉娥 阿趙，王家特別招待你，你怎麼隨便就
跑了？

趙玉梅 慢慢着。我就來。

客丙 算了吧，我們走了吧。

客甲 嚶呀，已經十二點半鐘了。

客丁 可不是，我們也應該走了。

張玉娥 王家裏，真的要走了麼？

客乙 你開賬來。

張玉娥 冰淇淋六個，豬排三開，牛舌兩開，白蘭地八杯，啤酒五瓶，汽水六瓶。一塌刮子八塊六角，小賬在外。

客丁 今天阿王請客倒不推板。

客乙 哪，十塊錢，不要找。剩下的一齊算小賬。

張玉娥 謝謝你，明天來呀。李家裏，張家裏，明天來呀。

趙玉梅 (坐風琴傍，不動)王先生，謝謝你，明天來呀。

客丙 老王倒不壞，她特別招呼你哩。明天又該你請客。

客乙 明天請客，也請不到你這個揩油大王。

客甲 } 哈哈哈哈哈。
客乙 }

四客下場，張送至門外。

趙玉梅 阿黃，明天就要分手了，我們什麼時候再見，都說不定。你唱什麼歌兒紀念吧。我給你壓琴。

黃玉珍 唱什麼呢？你曉得我不會唱歌。

趙玉梅 你又來了。我曉得你的歌兒唱得蠻好。
隨便你唱個什麼吧。

黃玉珍 唱什麼好呢？也好，我就胡亂唱一個
吧。

趙玉梅 什麼調兒？

黃玉珍 就是方才那個調兒。

趙玉梅 唉？你唱你唱。

黃玉珍 你可不許笑。

趙玉梅 誰笑呢？你唱你唱。

黃玉珍 （含羞地唱）好像水上的浮萍，
我一生的運命。

飄流呀，飄流呀！

飄流到西又飄流到東。

到處是黑暗的牢獄呀。

何日才能見光明？

趙玉梅 這歌兒怪傷心的。噯呀，你哭了？

黃玉珍 （拭淚強笑）我的心裏怪難受呢！

周夢生 （黃唱歌時，抱頭靜聽，此時如被電一
般，以拳擊桌叫喊）白蘭地！

趙玉梅（聞聲，推黃）快去快去，周先生要酒哩。

黃玉珍（不願的樣子）他再吃，就要醉了呢。
向周處走去）

張玉娥（聞周叫聲，匆匆自門外返來）周家裏（還要吃酒麼？

周夢生（故不睬張，向黃）阿黃，請你替我拿瓶白蘭地來。

黃玉珍（躊躇）白蘭地太利害，吃醉了，於身子不好呢。

張玉娥（發怒）客人要怎麼樣就得怎麼樣，你那裏管了這麼多。（走去，小聲 那怕他醉死了呢！

黃玉珍（小聲）周先生，另外換什麼酒，好麼？

周夢生 那麼，也好，吃啤酒吧，

黃玉珍 大瓶，小瓶？

周夢生 不對，酒吃得雜了，反容易醉（少問）好還是依你吧！就拿一大瓶來，再帶一瓶汽水。

黃玉珍 汽水要檸檬，好麼？

周夢生 好的。檸檬頂好。

黃下場，周注視滿部琳皮箱，沈思。

胡玉英 (笑向劉郭,小聲)今天真開心。阿張碰了個大釘子。

劉成美 老周這個人也太呆板了,阿張要同你要好,敷衍敷衍點怕什麼哩。

郭秀夫 所以老周才是真正的感情家哩。方才拍桌子要酒的時候,真和發瘋了一樣。

胡玉英 周先生他有他的心事。我看他一定是對阿黃想講什麼話。

劉成美 講什麼話呢?叙別麼?(視滿都琳忽若有所悟)你瞧,他拿着滿都琳來了哩。也許他要和阿黃唱一曲別離歌哩。

胡玉英 那麼,剛才阿黃唱歌的時候,為什麼他又不和她一道唱呢?

郭秀夫 你別太老實了。阿劉也不過是胡亂猜,你就信以為真了。老周再富於感情,我想,也不至於做出這種戲法來。

胡玉英 那麼,他拿滿都琳來幹什麼呢?

劉成美 可不是,問題就在這一點。(黃以盤捧酒汽水至周傍。周滿注啤酒一飲而盡;而酌汽水與黃。)

周夢生 阿黃，你也吃點汽水吧。方才唱歌唱得太辛苦了。

黃玉珍 (盞眼視周)謝謝你。

張裝束登場。逕至黃身傍，奪其汽水，飲之。

張玉娥 哼，好個小姐樣兒！你還裝腔作調的，讓我替你痛痛快快地喝了吧。

周夢生 (遮止)你不要這樣，讓她給你再拿一瓶來吧。

張玉娥 (以巾拭口)謝謝吧！我可不敢沒有那福氣。我要回去了。玉英，你也是早班，你回去麼？

胡玉英 (視劉作態)我不，我還得坐一會兒。

張玉娥 (冷笑)哼，我曉得你不能走。好了，明天會吧。

胡玉英 } 阿姐，明天會呀。
趙玉梅 }

劉成美 阿張總是這樣暴橫。

郭秀夫 我看阿張這人倒很爽快，有些巾幗丈夫氣。阿趙，你說是不是？

趙玉梅 (步至郭處)噫呀，我倒不曉得郭先生倒是阿張的知己。明天告訴了她，她會開心哩。(與郭對坐)

周夢生 玉珍，你什麼時候到北平去呢？

黃玉珍 說不定，還有幾天哩。

周夢生 他們不是都說是明天麼？

黃玉珍 從明天起，我就歇生意了。但是起身前還有些耽擱。

周夢生 所以你告訴我今天來。但是你爲什麼沒有告訴我去北平呢？

黃玉珍 ……

周夢生 你爲什麼更不告訴我到北平去做什麼事呢？你只說你要離開這裏到遠處去了。你若是老早告訴了實話，也許……唉！女子們畢竟是靠不住的，是善於欺騙人的，唉！（滿飲一杯）

黃玉珍 周先生……

周夢生 我的話說錯了嗎？你若是老早告訴了我，我周某也是個漢子，我能眼睜睜看着你……

黃玉珍 周先生，請你再不要生氣呀。

周夢生 是的，也許我不該說這些話，我不配說這些話！我只是一個熟客人罷了，像我這樣的人曉得有多少。不過我常常妄想，你和我是很要好。那曉得我是錯了，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黃玉珍 周先生，你何必這樣？誰說和你不要好呢？

周夢生 要好就是這麼樣麼？你要做……你要改行了都沒有和我說一句？我還甯想你是我理想中的人，希望我們能夠長久做朋友，或許比朋友更進一步。不料想才是這樣一個結局！

黃玉珍 你這樣厚待我，我真感激不盡哩！只怕我沒有那樣福氣。

周夢生 你不相信麼，玉珍？我愛你，你不相信麼？我想和你永久在一起，你不相信麼？我說你是我理想中的女子，你相信麼？（半自語地）說也奇怪，我偏偏遇着你，你又偏偏和我理想中的女子一樣。你不奢華不輕浮，沒有十分的教養然而却不甚粗俗。這恰恰合乎你的身分！也正和我的理想相近。不料這麼一點小小的理想，就這樣打破了。這是什麼一回事，真真豈有此理。咳！真真豈有此理。

黃玉珍 你對我的好意，我感激得很！周先生，多謝你。但是有什麼法子呢？媽媽老了，家中又沒有別人。我該怎樣辦呢？唉！我想橫豎都是吃苦，索性聽天由命吧。想了想，我也不難過了。周先生，請你也不

必煩惱。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你的好意。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你今晚說的這些話。

周夢生 噯！人生真是無聊！一切什麼都是無聊！（抱頭俯臥）無聊！無聊！無聊！無聊！

黃玉珍（爲周注汽水於杯中）周先生，周先生！你有點醉了嗎？請吃杯汽水醒醒酒。

周夢生（接杯狂飲）醉了？我一點也沒有醉。我心裏明白得很。我曉得你要去跳火坑。一點也不會錯的。我想拉住你；我却拉不住你。你要跳進火坑去了。我的幸福也要跳進火坑去了。我的理想也要跳進火坑去了。一切都完了，什麼都完了！噯，混帳！混帳！混帳！混帳！

黃玉珍（垂淚無言）

周夢生（不注意四周的興奮狀態）混帳！可不是混帳嗎？一天只在鼓裏做夢。叫人家騙了，一點都不知道；還想做什麼有詩意的離別。哼！真混帳！真混帳！滿都琳在那裏？哈哈，在這裏，在這裏。（立起向滿都琳）蠢東西！指望你來給我們的離別添一點詩意哩，你怎麼動也不動，聲也不聲？你死了麼？（執滿都琳箱於手）哈哈，你死了。你死了，詩也死了！我的夢

也死了!(以滿都琳箱擊桌)好!你死罷!你死罷!(忽摔之於地)你死,你就得死個痛快,混帳忘八蛋!

黃玉珍(驚慌失措) 周先生,你怎麼了?你醉了?你發癡了?啊啊,怎麼好?阿趙!……

周黃對話中間,趙與郭已移至另一桌位對坐。二人低聲談話;郭始終注意周之舉動,趙時而注視周黃,時而傾耳劉胡,對郭則時送媚態。當周醉態發露時,郭即欲起立制止。及聞黃呼聲,郭大步至周傍,以手執周腕。趙先至周傍,次即站於周黃之間以庇黃。劉胡亦聞聲而至,立於稍遠處。胡則偎依劉之身體,似甚恐怖者。

趙玉梅 嚶呀!周先生,什麼可不稱心,叫你這樣生事。

郭秀夫 喂!老周!你怎麼了?你是發酒瘋還是唱戲?

劉成美 老郭!你別和他開玩笑,他真醉了呢。

胡玉英 嚶呀,嚇殺人呢!

郭秀夫(視周復向劉) 不見得吧!現在他或許是醒來了呢?從前他倒常常是醉夢沈沈哩。

趙玉梅(向黃) 阿姐,你吃驚了。你再不要哭

呀。(爲黃拭淚)

黃玉珍(以手止趙) 阿姐，不……(復掩面歔歔)

劉成美 老周，你瞧瞧，你把多麼溫柔的黃小姐欺負得哭了。你好意思麼？

郭秀夫 可不是嗎？他把一座咖啡店都鬧得天翻地覆了。(向周)老周！我問問你。你爲什麼把這滿都琳摔碎了？這滿都琳有什麼罪？你又把黃小姐欺負得哭了？黃小姐又有什麼罪？

胡玉英 人家明天就要離開此地呢。

周夢生(醉意稍醒，漸漸不安) 玉珍姑娘，我得罪了你麼？

趙玉梅(指示滿都琳) 你還打壞了滿都琳了呢？你都不知道嗎？

黃玉珍 他本來說送給我做離別的紀念哩。都是我對不起他……

郭秀夫 (置手於周之肩上)我就問你，老周，你這樣欺負黃小姐，黃小姐有什麼不是呢？

周夢生(搖頭)

郭秀夫 我曉得你不願意我們來問：這是你們

倆的私事呀。但是說句不客氣的話，你們倆的情形，我早已冷眼看透了；你的意思呢，我早也就猜着了。你又何必假惺惺呢？難道你還怕羞嗎？

劉成美 老郭，算了罷，你不要調侃他。

郭秀夫(向劉) 你不用担心，老周他不會惱我的。他恐怕還要承認我是他的知己哩。(向周)老周，你說是不是？不過你今晚這樣的舉動，我却不敢贊成。你對黃小姐總算不錯，你因為她不良的環境而發生苦惱，我也承認是正當的。但是你如何能怨恨她呢？她是一個弱女子。更是一個貧困無依的年青姑娘。在這用黃金構成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中間，她是無力的可憐蟲。環境要她墮落，她有什麼力量去反抗。是的，你說她到北平去做生意是墮落，使你悲觀。實在說句話，在這咖啡店做招待不算墮落麼？不過是五十步百步之差罷了。不然，完全是一樣的，或許有過之無不及呢？你不高興堂子，你認為那是墮落，那是皮相之見。索性告訴你罷，在資本社會之下，女同胞的身體，和勞苦民衆的體力，知識階級的腦力，都是一樣；都是資本的對象，都是商品。資產階級的女子比較少受點物質的痛苦，但是她們只是她們父兄丈

夫的寄生蟲。其餘一切的女子，尤其是貧苦的女子，那一個不是直接間接受着資本主義的榨取。貧苦的女子更受着二重的極酷。賣了力，還要賣身；賣了肉體，還要賣情感。這就是現在一般女子的生活。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黃小姐她有什麼辦法？一個弱小的女子她有什麼辦法？你還忍心理怨她麼？

黃玉珍(聞言感動，坐至桌傍歎歎，首不能仰)郭先生……周先生他是好意。

周夢生(氣餒，嚙啞) 但是……

郭秀夫 但是，怎麼樣？這完全出乎你的意外。這當然與你不好。朋友，你失戀了，是不是？但是，朋友，放清醒一點。你所失的不過是一時的快樂。她所失的却是一生的幸福，一切的所有！

劉成美 老郭，算了吧。老周正難過哩，你何必盡情說他。這裏又不是開學生會，你也不必再演說了。

周夢生(向郭) 你說的固然不錯，不過只是些空空的道理。事實上如何做得通呢？照你講下來，戀愛都是不應當的了。

郭秀夫 誰說你不應當戀愛。但是在這樣的社

會，戀愛是怎樣蒼白而無力的事實。你現在算是身受其敝了。告訴你，社會組織不變更，任你高談什麼“戀愛自由”“戀愛至上”，你所身受的只是“戀愛悲劇”罷了。你不相信麼？

周夢生 我相信你，那麼你說應該怎麼樣呢？

郭秀夫 這不很簡單嗎？戀愛問題只是社會問題的一部分，你先想法子解決社會問題好了。

劉成美(笑) 又來了，又是你這一套議論。

郭秀夫 當然的。真理只有一個；真理只是很簡單的。

周夢生(半獨語地) 啊啊，社會問題，社會問題，這是多麼困難的一個問題喲！

郭秀夫 這有什麼困難？你呆守着桌子上的講義本子，當然得不到解決。那裏並沒有放着解決的鑰匙呀。但是你試把耳朵放在大地上聽聽，解決這問題的主力軍已經把全地球都震動了！

劉成美 好了，再不用講了。你還是讓老周休息一下罷。你自己也休息休息。

周夢生(恍然大悟，很快活和郭握手——比較長久的握手)朋友，謝謝你，我明白了。我找到鑰匙了，

謝謝你。(指黃)她就是我的鑰匙，很可愛的寶貴的鑰匙。她給我打開了社會的黑暗之門，她給我指出了人生的醜惡的半面。那麼騙人的學說，虛偽的道德，我由此看穿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向郭)謝謝你。

(向黃)謝謝你，并請你原諒我！

趙玉梅(向黃) 阿姐，周先生給你陪罪哩。

黃玉珍(面稍赤) 阿姐，你也來開玩笑。

胡玉英 好了，好了。方才真嚇死人哩。

趙玉梅 真和小孩子一樣，一陣兒惱了，一陣兒好了。

胡玉英(故意學周醉時發怒神情) 混帳！混帳！
(作摔滿都琳狀)你死，你就死個痛快！

周夢生(爲難，強笑) 好妹妹，算了吧。再不要叫人難爲情了。

趙玉梅(檢滿都琳)好好的一個月琴，真可惜了。噯呀，只傷了一點，還沒有打碎。

劉成美 可惜弦斷了幾條。不要緊不要緊，可以另配的。

黃玉珍(由趙手接取滿都琳)就把這斷了弦的滿都琳給我留個紀念吧。

周夢生 玉珍，玉珍珠，你寬容了我啦。謝謝你，謝謝你。

郭秀夫 好了好了！現在我們可以走了。讓他們再談談心吧。阿劉你回去嗎？

胡玉英 劉家裏要回去麼？不再坐一會兒。

劉成美(稍爲躊躇，忽視腕表) 唉？已經快兩點鐘了。好，我們一道回去吧。老周，再會，放溫和點。

郭秀夫 好，再會。老周，明天見。

胡玉英 劉家裏，明天來呀。郭先生一道來呀。

黃玉珍 郭先生，劉先生，怠慢怠慢。不要見怪。

趙玉梅 兩位先生，慢走，明天來。

周夢生(向黃) 玉珍，明天我們再會面好麼？我們能再談談。我們或許可以找出一條路兒來。

趙玉梅 你不要忙。你還得再坐一會兒。(嘲笑) 你們的賬還沒有算清楚哩！

郭劉將行，女侍送別聲中

——幕——

少女的夢

少女的夢

(一幕劇)

鄭伯奇

初夏的晴天，午後三四點鐘。

K公園內一個幽靜的所在。左邊隔樹，隱隱可以望見池塘；後面，叢木障蔽，樹蔭下有長凳一台；前通小徑，時有游客往來。遠處小亭在望。

少女與青年，倚肩攜手，緩步登場。

少女，十八九歲；漂亮而不上等的裝束，表

示一個小家碧玉強學時髦的神情。

青年，二十四五歲，油頭，白面一身最流行的西裝。舉止熟練圓滑而毫無修養；一見就可以看出是上海社會上所謂“小開”者流。

青年(且行且問) 那麼，你等了大半天了？

少女(低頭) 是啦；你還以為我騙你麼？

青年 不是的。你也覺得今天來遲了。對你不往，勞你久等。

少女(微笑) 這算什麼呢？

青年 這不算什麼，(亦微笑)這算我給你陪小心。

少女(微聳肩) 吃！

青年 你還嫌不夠麼？那麼，你說要怎麼樣呢？

少女(仰視他) 怎麼樣呢？

青年(調笑) 你也得給我道謝。

少女 爲什麼？

青年 給我一點報酬。

少女(面紅，低頭) 報酬你什麼？

青年 你再靠緊一點兒。

少女(使性子) 不要囉。青天白日裏，怪難看

的。

青年(以左手微抱女腰) 怕什麼。靠緊點,我告訴你一句正經話。

少女 規規矩矩地,你說罷。

青年(手勢) 和老頭子又吵了一場。

少女(止步) 爲什麼?

青年(右足踩地面青草) 什麼?還有什麼呢?

少女 倒底爲什麼呢?

青年 還不是那老套。

少女(注視他) 你不肯告訴我?

青年 沒有什麼要緊,等一會兒再談吧。

言畢前行,少女亦與之同行。

沉默片刻。

少女 紹光。

青年 什麼?

少女 你總不肯告訴我?

青年 我這會正在想事情哩。等一會兒吧。我總歸告訴你的。

少女 那麼讓我來猜猜,好麼?

青年(微笑,止步) 好呀。你就猜猜看。

少女(手指) 可是因爲你用錢太多了麼!

青年(搖頭,微微) 不是。

少女(微笑) 可是因爲你不用功?

青年(故作正經的顏色) 別胡說,你很用功呢。

少女(故意作態) 可是因爲你愛白相?

青年(故作詰問的態度) 誰說我愛白相?

少女(莊重) 哼!誰不說。阿王阿李都說過。

青年(不快) 別聽他們胡說。我就是白相,他們也會曉得麼?

少女 噯!誰不知道你金錢太少這幾天天天跳舞,快要跳得發瘋了,

青年(着急) 玉英!你又來了。我在什麼地方跳舞過。我和誰跳舞過?再不要糊猜亂想。

少女 你和誰跳舞?你和東洋姑娘跳舞,你說是不是?你現在又迷住在明星跳舞場的東洋姑娘身上了,你當我不曉得。

青年(急急遮止) 算了,算了,再不要吵了。你要是願意的話,什麼時候,我和你來跳一回吧。說句老實話,跳舞倒好玩哩!(追憶昨夜快樂的樣子)

少女(忸怩) 怪難看的。誰和你跳。我就不愛這

個兒。

青年(依然出神) 啦啦啦，啦啦啦！

少女 你看，你發瘋了。

青年(若醒，抓少女臂，拉近身旁) 真的，什麼時候，咱們到大東去跳一回吧。

少女(擺頭向外) 哼！

青年 你不願意？

少女(不理)

青年(湊近面傍，微笑) 你怕羞。那麼咱們開一個房間跳跳，沒有人看得見的。

少女(推開) 你去和你那位東洋姑娘去跳吧。別和我囉嗦了吧！誰和你開房間呢？

青年 噯喲！脾氣大得來。那麼就不跳好了。也犯吃什麼三個禮拜六點鐘呀。

少女 不害羞！

青年 好了，好了。今天我認個倒霉。好我的白小姐，再不要給我沒面子了。

少女 誰給誰沒面子哩？

青年(做勢) 你給我賞個臉，笑一笑。好麼？

少女 你真壞得來！(笑)

青年 好了。特赦了。謝天謝地謝娘娘。(急握少女手)

少女(擺脫)放正經點。別人看見了要笑話呢。

青年 不要叫別人看見。咱們到池塘那邊去吧。

青年挽少女臂，走至池塘傍邊的樹下。少女蹲坐，青年立於身後。

青年(以手放少女肩上) 玉英妹妹，你瞧，那快活的魚兒在水裏一對一對兒游來游去，這才是魚水之歡哩！咱們兩個，見面就吵，連魚兒都不如。

少女(感動，依然低頭) 但是這也難怪我呀。你總是這麼不老實的樣子，人家不知道多麼擔心哩。

青年(湊近少女面旁) 到現在你還不放心。你到底要我怎樣呢？唉！你們這些姑娘小姐們，真不容易對付。拿了真心待你們，你們總還是不肯信任的。

少女 不是我不信你……

青年(很敏捷地坐於她的身旁) 那麼你爲什麼總是這樣子？

少女(注視他) 什麼樣兒？

青年(氣勢少少頓挫) 方才還不是這樣麼？你總不肯答應我。

少女(急急反問) 你要我怎麼樣,方才?

青年(囁囁) 我不過試試你,說在大東開個房間跳舞,你都不肯?

少女(微笑) 你真獸子。

青年(高興) 那麼你肯去麼?你肯去,今晚上就去。

少女(含悲) 總是這樣子,你還怪人家不肯信你。

青年(失望) 那麼你不去麼?你爲什麼又說我獸?

少女 你也想想,你真是愛我,你還怕將來不會到一塊兒麼?何必這樣着急,可不是獸子?

青年(着急) 我把什麼都給你看了,你總不放心我 你呢,你還沒有給過我一點證據,你還說我獸。

少女(坦白) 什麼證據?

青年(多少帶點慾情的煩悶) 什麼證據?你要我說出來麼?就是你……你愛我的證據。

少女 你真滑稽,我這樣愛你,這不是證據麼?

青年(顫聲) 你愛我,爲什麼連和我開一次房間都不肯?

少女(察看他的態度，若有所悟，驚羞)紹光 紹光，你再不要說了。

青年(執少女手，狂吻) 你說，你說，你答應我麼？

少女(赤面，擺脫，起立) 紹光，你嚇死我！包探看見了，怎麼得了。

青年(驚起張望) 包探來了麼？

少女(失笑) 沒有來呢。來了還得了。

青年(怨望) 你嚇了我一大跳。

少女 你倒嚇了我一大跳呢。現在，我的心還是突突地跳哩。

青年 走吧。我們不要在這裏坐了吧。這裏地方又潮濕，又當路口兒，我們還是再找個僻靜地方去好麼？

青年先行，少女隨後。至樹蔭長凳處。

青年 這裏蠻好，我們就坐在這裏好麼？

少女 好個。

青年取出香氣撲鼻的絹帕，拂去凳上積塵，置帕於凳上，扶少女坐下，然後自己亦徐徐坐下。

青年 這裏不通大路，前後都被樹木遮住。這個清靜地方，是咱們倆的世界了。

少女 走了大半天，走累了，在這裏休息休息倒蠻好。

青年 就是不大透風。

少女 但是沒有太陽曬着，還不大十分熱。

青年(去帽) 我倒有點跑熱了哩。

少女 你拭拭汗吧。(由襟內取出香帕，遞給青年)

青年 謝謝你。

少女由化粧皮匣內取出化粧用具，照鏡勻粉。青年拭汗畢，注視她的幽美的動作，神魂蕩然。

青年(含笑) 你為什麼這樣漂亮！妹妹！怪不得人人都愛你，連管帳的陳老頭子都迷了竅呢。

少女(且化粧，亦含笑) 誰迷誰的竅，不要瞎說。

青年(含笑) 我迷你的竅呢，不可是？(鄭重)妹妹，我才想起了，怪不得你的名字叫玉英，你真玉一樣地可愛呢。啊啊，白玉英，白玉英，真好名字。不過，

實在想想，妹妹，就是白玉，還沒有你這樣潔白潤澤呢！

少女(搖動身體，故作不願) 不要嘛，看得人家怪不好意思。你再這樣冷眼看人，我就不來了。

青年(故作閉目狀) 好妹妹，我再也不敢看你了；好麼？

少女(笑) 好了，好了，我也完了。(閉化粧匣)

青年(笑) 這樣好看的姑娘，不要人看，不怕天罰麼？

少女 瞎三話四。把帽子還我吧。

青年 給我吧，留個紀念。

少女 什麼紀念？你拿了多少去了，還要這個？

青年 咱們兩人……那麼也好，我就還給你。

少女(微笑) 你惱了？

青年 沒有。

少女 那麼，拿來！

青年 拿去。

青年趁勢執女手，狂吻不止。

少女 噯喲！噯喲！

青年(趁勢拉女於懷) 玉英！玉英！讓我親個

嘴。

少女(初稍抵抗,後則任其所爲) 噫呀,嚇死我了。你們真不是好人。

青年(氣息匆促,得意微笑) 爲什麼不是好人。這塊手帕是我的了。

少女 你們真不是好人。

青年(揚怕,微笑) 我們倆在公園初次接吻的紀念。

少女 你們真不是好人! 怪不得爸爸說不要和你們這些人來往。

青年 你爸爸說什麼?他知道我和你的事麼?

少女(得意) 他說你們這些着漂亮西裝的年青的人們都是靠不住的。

青年 他說我靠不住麼?

少女 他還不知道你哩。但是你也是靠不住的。

青年 不要信你父親的話。他是個老頑固,他是個作工的,他那裏會曉得這些事情。

少女(不願) 是的,我知道,我們工人那裏配曉得這些事情。

青年(陪個小心) 好妹妹,好人,我沒有說你,

你不用生氣。

少女 還要等你指明說我才算事麼？

青年 不是的，你不要誤會……

少女 我一點沒有誤會。明明白白地我是個女工，在你爸爸的工廠裏作工的一個女工。

青年 你不要生氣。我是說那些男工人，你們女子是另外的。賈寶玉說得很好……

少女 女子爲什麼是另外的？女工還不是工人麼？

青年 你又來了。女子當然不和男子一樣。紅樓夢上賈寶玉說得好，女子是水做的……

少女 我只問你，女子做工的不算是工人麼？

青年 這個問題……

少女 你說。

青年 我們不要吵了。好好的談一會兒吧。

少女(稍稍悲哀) 我曉得你不願意和我談這些話。這或者是不配和你談這些話。因爲我不過是一個女工，不是學堂畢業的小姐。但是這樣講起來，連什麼戀愛，我當然也不應該和你談。我那裏配呢。我只是一個女工，你呢，你是工廠總理的少爺。

青年 玉英！你再不要這樣胡思亂想了。戀愛是神聖的，戀愛是超越一切的。

少女(反覆) 戀愛是神聖的，戀愛是超越一切的。(沈吟)真的麼？戀愛是這樣的麼？

青年 當然是真的。千真萬真的，再真不過的真理！

少女 那麼，你再說一句真理：我們倆的戀愛能夠成功麼？

青年 爲什麼呢？

少女(含羞) 紹光，你說句知心話：我能夠和你長在一塊兒麼？

青年 你爲什麼只問這樣的話？

少女 你想想，我是個女工，你們廠裏使用的一個女工。

青年 玉英，你不放心我麼？

少女 不是，你想想我只是一個女工。(悲哀)一個無知識的女工。我沒有進過學堂，我沒有讀過書。我連寫信都寫不通，字也寫得不好。我什麼都不懂，什麼都不懂。這樣的女子，你爸爸肯許你和他結婚麼？

青年 玉英，你再不要多心。

少女 想起來，我真難過。我家裏一大堆人，媽媽又不在了。爸爸辛辛苦苦了十多年才把到一個小工頭的位置。一個月只有二三十塊錢，怎麼能夠養家呢？我們姐妹三個，從小都作了工。我連國民學校都沒有讀完，就跑到你家的工廠裏作工。現在已經是五年以前的事了。到工廠的頭一天，我的心裏，怪難過，不知不覺地只在流眼淚。你爸爸跑來看工了，看見這樣子，就給了我兩個耳光。把我嚇得趕忙用袖子揩着眼淚，頭都不敢回，我跑到牆角去了。從此以後，提起你爸爸，我總是怕。

青年(笑慰) 老頭子總是這樣脾氣不好，小孩子的時候，我都不知道給他捶了多少回皮哩。

少女 小時候，這樣的事情，還有好幾回，我都記不清楚了。後來稍為大一點，他也不像以前那樣亂打了。不過罵却是照例罵的。和伙伴們談幾句話，他也罵；吃飯吃慢了，他也罵；夏天下半天疲倦極了，打個盹，他罵得更利害。這幾年世事變了。工人有時也提出什麼要求，可是十個有十一個，他是不肯承認的。有時候沒法子承認了，到後來，他一定翻悔。要是

悔不過來，不客氣，他一定要開除幾個工人來除除害，出口氣。

青年 這與你有什麼干係。老頭子他不至於開除你的，我敢担保。

少女 你愛我，我心裏明白。但是我不知道怎樣受了你的愛。不過我心裏非常難過，你爸爸的名譽非常不好，工廠裏差不多人人都說他的閑話。也不曉得他們大家曉得我們兩個要好麼，也不曉得是爲什麼，他們故意在我面前來講這些話，有時還故意看着我冷笑。唉！我的心裏真不好過呢！

青年（無意地） 那麼你不要去工廠裏好了。

少女（驚訝） 不要去工廠？不去工廠作工，我們不是要餓死了麼？兩個姐姐都嫁了人了，弟弟們又太小，都正在讀書，家中掙錢的人，除了爸爸而外，只有我一個人，我怎麼能夠不作工呢？不行的。你不要和我來開玩笑。

青年 我一點也沒有和你開玩笑。玉英妹妹，只要你願意……

少女 不行的。爸爸是很有志氣的，他不肯低頭求人；他更不願受人幫助。我們姐妹小的時候，人家

給我們一點糖果，他都會瞪着眼。你笑什麼？你以為我騙你？我一點都沒有。他老人家是這樣脾氣。我不是告訴過你：就是因為怕他老人的脾氣不好，所以我和你來往都不敢叫他曉得呢。

青年 是的，你這樣講過。（突發地緊握少女）
噯！妹妹，你真怪可憐的呀！

少女 噯噯，再不要呀！人家心裏正作難呢，你總是這樣子。

青年 對不起，你說，你說。

少女 說什麼呢？再說，你的心一點也不去聽，有什麼好處？我真的怕活不久了。我近來常常晚上睡不好，想這樣又想那樣。想着我們兩個的將來，我的心都發痛。你的父親是那樣子，我爸爸又是這樣子。你呢，你近來又完全變了樣兒了。你一點也不莊重。別人的苦痛，你一點也不管。你只圖自己快樂。我一個人這樣想來想去，我白玉英恐怕這一輩子都是薄命了。（少女潛然，以帕拭淚）

青年（緊靠她的身旁） 好妹妹，再不要哭了。哭得我怪不舒服。

少女（依然拭淚） ……

青年 其實我也何嘗不想到我們倆的將來呢？
方才，我不是告訴你，我還和老頭子吵了一場嗎？

少女(急問) 可是爲我？

青年(打消) 就是爲我們倆的事。

少女 果然不出我的意料。

青年 本來，我今天約你來這兒，專爲談這件事的，看見你那樣擔心吃驚追問不休的樣子，我反而故意壓下來了。(含笑)你方才那樣兒，叫我看來又可憐又可笑。女孩兒的心只是這樣大。(以手作勢)

少女 你真不是好人！

青年 等一會兒，你就曉得我才是好不過的好人呢。

少女 別打岔兒，你趕快說吧。

青年 那麼我告訴你吧。這是前天晚上的事，老頭子忽然把我叫到他的房裏。我和老頭子本來不多講話的，他也不十分理我。今天忽然叫我去，一定有什麼事，我跟着丫頭走着，我心裏在想。果然一進房門，他和媽媽不是坐在內面等我嗎？好，心裏打定主意，我就看他們說些什麼。

少女(急問) 他們就提起我了，是不是？

青年(遮上) 不是,你聽我講,他先正顏厲色地,教訓了我一場。他說金家地位怎麼樣,廠裏和店裏的生意怎麼樣,家中的境況是怎麼樣;他和媽媽又是怎麼樣;這樣一大堆話說完了之後,他又提了一口氣,說:你的年紀也不小了,我們兩個商量,想給你了却一頭親事。

少女 他們要給你結婚了,和誰家的小姐呢?

青年 不要忙,你聽,你聽。媽媽也接着這樣講她說:他們已經聘定愛華洋行買辦的姑娘錢錦珍女士了。她又說,她是中外女學的學生,今年暑假就畢業的。看他們的意思,是在這暑假就要行婚禮的樣子。

少女(一字不漏地注意在聽,雖然很悲觀的,却做起若無其事的樣子)那麼,恭喜你呀。到行禮的時候,我們也可以放假吃喜酒了。

青年 不用着急,玉英,我並沒有答應她。

少女(注視) 你沒有答應麼?他們呢?

青年 老頭子跳起來了。他先罵了個狗血憤頭。媽媽只在一邊流淚。過了一會兒,他告訴我錢家是怎樣有面子,愛華洋行和自家公司怎樣有關係,這頭親事是萬萬不能隨便放棄的。最後他大聲講:什麼自由

戀愛，你便休想。

少女(緊張) 那麼，你打算怎麼樣呢？

青年 我半天沒有講話，還是母親再三再四問我有什麼意思，我才很嚴重地答覆道：我已經有了人了。

少女(稍形喜色) 你說你有了人了，媽媽呢？

青年(得意) 媽媽便問是什麼人。老頭子便擋住她說：問他幹什麼。她現在跳舞場，咖啡館玩得一場糊塗，你還問嗎？告訴你們，什麼跳舞明星，女招待，一概不許進我金家的大門的。哼！有人了，好，什麼自由戀愛，你便休想。

少女(笑) 連他老人家都曉得你愛跳舞姑娘呢。

青年 別瞎說，他還不是和你得的一樣的無線電報，現在不說這些。我當下就否認了。我對爸爸說，我的人很近，就在咱們工廠裏。我就提出了你，

少女(驚喜) 真的麼，紹光？你，你叫我以後怎樣見人？

青年(拍少女肩) 這怕什麼。橫豎做媳婦終要見公婆呀。

少女(作態) 但是難爲情的，明天到工廠去的時候。

青年 工廠裏誰敢說什麼？聽我告訴你罷，話還在後邊哩。老頭子聽了我的話，哈哈大笑。我倒莫名其妙。他說：就是因爲她，你不願意錢家這頭婚事麼，你這傻子，你把金家的門風喪盡了。我聽了，我便老實不客氣，我把你怎樣可愛，我怎樣愛你，一五一十都告訴了他，他其初做起很難看的樣子，過了一會兒，他才說出，也好，這些事情還可商量。

少女(歡喜急急質問) 那麼，爸爸答應了你什麼？

青年(躊躇) 他說，這都可以商量，只要我先答應了錢家的親事。他還說，只要我答應他，工廠裏無論那個，他都可以給我設法的。

少女 你呢？你怎樣回答他？

青年(摸少女腰) 好妹妹，我只要你呀，我另外誰都不要。

少女(一面取去他的手，一面瞅着他急急追問) 那麼，錢家的親事呢？

青年(含笑凝視少女) 讓我先親個嘴，再告訴

你。

少女(不耐煩地) 不要囉嗦,快快告訴我吧。

青年(強吻少女手) 好孩子,總是這樣脾氣大。人家多麼苦呢,這點報酬都不肯。

少女(無所動心) 好了,好了,現在請你講吧。

青年 那天晚上,媽媽勸了一陣,就這樣了事。昨天早晨,十一點多鐘起來,老頭子又叫我去問。他明明白白告訴我:只要答應錢家的親事,你和我的交情是可以允許的。他并且允許我,立刻把你接到過來,在那裏找一棟小房子住,都可以的。

少女(凝視青年) 你答應了他麼?

青年(很熱心地) 我本來已經想了一夜,覺得再沒有比這更好的辦法。現在他自己說出了,我趁便又提了許多條件,這件事就這樣解決了。妹妹,只要你受點委屈,咱們倆將來的好處多着呢。他答應每月供給咱們五百塊零用,他答應送你弟弟上學堂,他又答應給你爸爸幾千塊養老費。這是再好不過的了,只是怕你爸爸固持不肯答應。至於錢家那方面……

少女(青年言時,臉色漸變,至此抑制不住) 你的意思,是叫我給你做姨太太,你說是不是?

青年(喘囁) 只要咱們倆相愛相親，管什麼姨太太不姨太太呷。聽說錢家那位小姐是好務外的，只愛交際出風頭。并且你又是先來的，將來還不是你的世事麼；

少女(冷笑) 原來我們作女工的，只配給你們有錢的人作姨太太，我才明白了，我才明白了。

青年(辯解) 玉英，好妹妹，你也體諒體諒我。除了這樣還有什麼方法？你曉得戀愛是互相諒解的，是犧牲的。

少女(抑制不住) 我們的犧牲可多了呢！我大姐姐犧牲了，我二姐姐也犧牲了，現在又要我犧牲麼？怪不得爸爸說，有錢人家的子弟，萬萬來往不得的。他們把小家姑娘就沒有當人看。他們只把她們當把戲兒玩。窮人家的女兒，不是當小，就是當簪子。這都是你們有錢人家的好玩意。現在你們添了新花樣，又是什麼跳舞姑娘。你還嫌玩不夠，你又找到我。噯噯！我白玉英是做什麼夢！

青年(着急) 玉英，好人，你難道忘了我對你的好處，我對你的真心，我對你的愛？

少女(激烈) 你對我好，你愛我。那是真的。因

爲你看見我年青，你看見我好看，你看見我容易欺負。唉！我白玉英真瞎了眼，上了這個當。怪誰呢？怪錢自己。我自己看着有錢人家眼紅，我自己想玩瀾。我自己壞了良心，不聽爸爸的話。爸爸說得好：窮人的子弟要跟窮人，工人的姑娘要跟工人。這是階級，這是天理！我大姐姐不聽他的話，給惡少年騙去了。我二姐姐不聽他的話，自己吞煙尋死。現在又輪到我自己身上了。我趕緊要回頭呀！玉英，玉英，醒來了吧，你的夢！

青年（絕望） 啊，妹妹！啊，玉英！你要丟我了麼？

少女（站起） 你們有錢人，有你們有錢人家的小姐奶奶來管。我們窮苦人有我們窮苦人應走的路。我要找爸爸去！我要回到爸爸那裏去！

少女起立時，長橈上青年爲她鋪的絹帕，順勢落地。

青年（懇願） 玉英！玉英！你今天爲什麼這樣生氣。你忘記了麼：戀愛是超越一切的？你爲什麼拘拘於這點小事呢？

少女（好像告訴自己） 唉唉，戀愛是超越一切

的，這是我少女時代的桃紅色的夢。(向青年，激烈地)戀愛是超越一切的，這是你們有錢人愚弄純潔少女的老槍花。對不住，我走了。(見絹帕在地，以足用力蹂踐)噢！混帳！混帳！混帳！混帳！

青年(起立) 唉！玉美！

少女不理，飄然竟去；青年張臂向前，不知所爲。

——幕——

六，七，一九二八，上海。

合歡樹下

合歡樹下

(獨幕喜劇)

人物：

北地青年

南國少女

其他男女學生及兒童多人

時代：

現代

地方：

廣州

背景：

學校校園之一部。後方中央爲一小丘，丘上有小小茅亭一所。亭之四周，花草滿開，灌木雜生其間，紅綠相映。亭後及兩旁，巨樹矗立。亭前爲廣道。舞台中央之前端，爲廣道之一段。是處置有長椅一具。椅後草地上，合歡樹兩株，左右對峙。電燈即繫於兩樹中間之鐵絲線上，適當椅後之中心。

南國的孟冬，恰似江南初夏。

合歡樹正帶着滿副盛裝。早夜的涼風，吹送着溫馥的花香，做出香甜惱人的南國空氣。

滿弦的月，放出皎白的月光，遍照大地。

幕開時，寂無一人，祇聽得遠方吹送來的繼續的唱歌聲。

少頃，女生甲，乙，丙三人登場。

女生甲 噯呀，走累了。

女生乙 噯呀，我也走累了。

女生丙 連我也走累了呢。可是你們兩個看，這樣好看的月光，這樣溫暖的香風，別說把這小小的花園轉一兩個圈兒，就是由東山跑到西隄，由荔子灣跑到燕塘，把廣州城整整轉一個圈兒，我的興頭還跑不盡哩！

女生甲 真的，這樣好的天氣真使人落着不下。我素來不愛夜裏行街的，都給你們倆個勾引出來了。

女生乙 可不是，這樣時節，要不是黃埔戒嚴，我們可以坐一隻小艇子，由游泳場轉芳村，由芳村轉虎門，在珠江上觀月唱歌，多麼快活呢！唉，真的多麼快活呢！

女生丙 真的多麼快活呢！

女生甲 你們倆個，再不要發癡了。那裏不是有一條凳子。我們還是休息休息罷。高興儘管高興，我的兩腿却有點不聽命令了。

女生乙 好，我們就休息一會兒罷。

女生丙 我可要坐在中間呢。

三人嘻笑相爭，須臾坐定。

女生丙 你們瞧瞧，還不是我坐在中間了麼，

女生乙 誰能爭得過得你，你是有名的英雄呀？

女生甲 你們倆個不要吵，讓我靜靜養一養神。

…唉呀，是什麼花，你們聞聞這樣香？

女生乙 是呀，又香又甜，怪迷人的。不是桂花嗎？

女生丙 傻瓜！不是那合歡樹的花麼？

甲，乙兩人亦隨丙回頭望後面合歡樹

女生乙 不錯，是的呀。怪不得這樣香。

女生甲 噯呀！頭上頂着這樣潔白的月亮，身邊吹來這樣溫醇的花香：我們真是到了天國了！就在這裏靜靜坐着譚心談到天明，我都是快活的。

女生乙 懶蟲！你說的總是懶話。

女生丙 譚心？同華倫戴諾一樣風流倜儻的人物來譚甜蜜的心，是不是？

女生甲 這丫頭看電影看的發瘋了！開口華倫，閉口羅克…

女生乙 慧貞姐，你說錯了，她是想男子想瘋

了，不是電影…

女生丙以兩手摸女生乙腋下，

女生乙(且笑且叫)噯唷!…噯唷!…再不說了!
再不說了!

女生丙(以手作抓乙臉皮狀)你再說，我抓破你的臉皮。是你想，還是我想?

女生甲(含笑調停)噯呀! 你們倆個真是狗和貓一樣，見面就要鬧。

女生乙 好了，好了，規矩點罷。過路的人看見要笑話呢，(瞑目作睡狀)

女生甲(作滑稽狀)你也不用吵，她也不用鬧，我來講個故事，大家笑一笑。(故作莊重)話說鄙人前天無事看了一部小說，真真有趣的很呀!…

女生乙(張目而笑) 那部書叫什麼名字?

女生甲(故作冷然) 書名麼?我却忘記了。也許我並沒有看過，是別一個人看的，有什麼要緊?(笑)

女生丙(熱心) 不管你自己看過沒有看過，你先說說那是一段什麼故事。

女生甲(平常態度) 一個年青而多情的女子，嫁了一個老牧師。那老牧師也頗愛她，但是他的愛情除過吃飯穿衣以外，什麼也沒有。他不知道體恤她，更講不到理解她了。她是多麼可憐呀！現在的不滿使她回復到過去的追憶。她小的時候，少女的時候，也有過一段浪漫史(Romance)。還是在小學校的時候，同學中有一個少年很愛護她。別人欺侮她的時候，他總是幫助她；她非常感激他，當英雄一般崇拜。所以一直到她出嫁為止，她總一個人在心裏暗暗地描畫他。現在呢，她已經是有夫之婦了，他也不知到那裏去了。有什麼法子呢？她每天到海邊去洗衣的時候，她便一個人空想，假使那青年現在駕一隻小舟來，突然把自己搶去了，那是多麼快活。一切痛苦完結了，新的幸福開始了，而又是多麼浪漫的一件事情呀！

女生乙 那青年到底來了沒有？

女生甲 誰知道呢，我還沒有讀完哩。

女生丙 何必一定在海邊上？這樣好看的月光，這樣迷人的花香，這樣神秘的夜景：假使那青年從後面來，抱位你接個吻，還不是一樣。

女生甲 這丫頭瘋了，我在給你們講故事，你胡

說什麼？

女生丙 你講故事也好，你的故事也好，只要浪漫就好了。

女生甲 不要說了，看我擰你的嘴！

女生乙 (站起)好了，我們可以走走別處吧。這裏的花怪香悶得我心頭突突地跳動。

女生丙 (起立)走罷。上觀音山去。不然我們便去長隄。這樣好看的月光，這樣迷人的花香，這樣神秘的夜景，是不是(視女生甲而笑)也許是小舟要來的時候了。走罷。

女生甲 (起立，正色)再別胡說，有人來了，我們走罷。

三人緩步下場。男生甲，乙，丙，丁四人隨即登場。

男生丙 她們跑到那裏去了？

男生丁 前刻還看見淡紅衫子的影兒，怎麼就跑得不見了？

男生甲 你們也太熱心了，不見也就算了，值得

這樣大驚小怪。

男生乙 你們瞧瞧這麼好的月光，我們還是在這樹下的長凳上休息罷。

男生甲 我很贊成，我們也跑得很倦了。

男生丙 不然，趁着這麼好的月光，我們正好月下訪美呀。

男生丁 老張無論什麼事，老是熱心不足，刻刻只有他的起勁，現在他却主張休息了。

男生乙 不然，在偉大的自然美的前面，一切人間美都失其威權了。

男生丁 你又來了，什麼是自然美，什麼是人間美？你的臭道理偏多。

男生甲 他的道理倒多着呢。只是沒有一個能夠成立的。

男生甲 讓他一個人在這樹下冥想他的自然美去吧。我們還是趁着這麼好的月光……

男生丁 我看還是這樣罷。我們分兩路去尋：一路到上邊亭子上張望；一路便順着這條路跟去。

男生甲 不對。這麼着便要歧路亡羊了。還是你們倆個先到亭子觀察，我和老張，留在此處作留守，

只要你們把敵人形勢偵察得十分清楚，我們再分途截擊，不怕敵人不一鼓而定。

男生丙 你也是個懶鬼。自己想佔便宜坐一會兒，偏獻出這些鬼計策。

男生丁（向甲）好，就讓你這個懶骨頭佔佔便宜。（向丙）阿陳，我們就到亭子上先看一看去罷。

男生丙（向乙）喂！留守司令當心點兒，可不要給自然美迷了心竅，給敵人抄了老營。

男生乙（狡笑）盼不得敵人肯來抄老營呢。

男生丁 走罷，別理他！……哼！這是什麼花，怪香的。

男生丙，丁且笑且語，攀木分徑，走向亭子去。男生甲，乙相視而笑，拂衣坐在長凳上。

男生甲 阿張。

男生乙 什麼？

男生甲 怪難得的，這樣浪漫的晚上，是不是？

男生乙 這樣浪漫的晚上，可是他們一點也不覺得呢。

男生甲 阿陳和阿王嗎？

男生乙 可不是。

男生甲 我看不見得罷。

男生乙 有什麼不見得呢？他們只曉得跟女子，那裏曉得這些。

男生甲 不是這麼說。自然美也好，人間美也好，都不是我們默坐在這裏可以滿足的。真正的鑑賞，是要把自己去投射到對象的裏面才可以的，譬如我們感覺今晚是非常浪漫，我們自己也應該浪漫浪漫點兒。我們覺得這種的花兒香，月兒明，我們就可以歡舞，歌唱，乃至尋求美麗的異性。在偉大的自然的懷抱裏面，我們第一便要恢復我們自然兒的態度。在偉大的自然的懷抱裏面，我們要忘却什麼禮教，什麼社會法則，什麼萬物靈長的種種臭概念。在偉大的自然的懷抱裏面，我們要拋棄一切哲學，科學，常識等等理智的產物。我們要的，只是陶醉，只是愴恍，只是物我渾一的第三世界。這樣才有真的快樂，真的幸福。阿張，你說是不是呢？噯呀，我發瘋了，我怎麼一個人演說起來了！

男生乙 就是演說也好，我也不去駁辯，不過我

看見一般人的快活，心理總覺得怪寂寞的，因而不覺地會起一種反感。尤其是在異性面前，我只看見他們那些人們做起來肉麻的樣子，我簡直跼促不安！就譬如方才看見那幾個隱約的影兒，我們大家都很有意思來尋訪。但是看見他們兩個那樣飢渴一般追求的樣子，我的高興便飛向九天去了。

男生甲（同情）這真可惜！其實我自己也是一樣：雖然講得冠冕堂皇，到要緊處，還是被種種無聊的觀念束縛着。在異性的面前，我尤其是個未出過茅蘆的小孩子。

男生甲 我想起了：從前讀過一個法國心理學家做的戀愛論，很有趣的，他大膽地說，戀愛是一種病態。看見阿張阿王的那種瘋狂的樣子，我方才想起來了。他們怕正是害那種戀愛病的吧。哈哈！

男生乙 我却不這麼想。戀愛若是病態，什麼才算是常態。就是吃飯，我們的精神狀態，也和平常不一樣。專心一志做事的時候，更不用講了。那麼吃飯，做事都能說是病態嗎？原來常態，病態，都是科學家假定的比較名稱。生機活潑地去生活的時候，那個管得了這些空話。不過戀愛確實是我們一生中的最

大的偶然。

男生乙 偶然？

男生甲 是的，最大的偶然，最決定的運命。一個人的幸與不幸，樂生與求死，大都是由這對於異性的交涉而決定的。斯特林堡，叔本華一流的厭世觀，都可以說是來原於這個偶然。所以小膽的我，提起戀愛兩字，真有點怕。

男生乙 那麼，我們在異性面前拘束，也許是恐怖本能呢？

男生甲（微笑）也許是的。但是這樣畏首畏尾，呆手呆脚的，一定不免成個落伍者。維芮斯所賞識的只是冒險的實行家。冒險行動：這是戀愛生活中唯一的策略。

男生乙 照你這樣講，那麼世俗的成功者，個個都可以得志於情場了。

男生甲 這倒未必；但是戀愛場中的懦夫決不會成功於現實世界。

男生乙 那麼詩人，藝術家都不必是情場中的幸運兒了？

男生甲 我相信，一千首香艷的情詩，抵不住一

個熱烈的接吻。女性們……

當甲、乙對談時，丙、丁由亭子走下。甲講說時，兩人已走至他們的身傍。

男生丙 老劉倒不錯。別人拼命找尋，你們兩個坐在這裏，倒大談其接吻女性們了。

男生乙 不要撓嘴。他正在誇獎你們哩。

男生丁 哈哈，好！他在誇獎我們接吻嗎？

男生甲 你先說，你們偵探的結果如何？

男生丙 走遠了，大約出後門去了。

男生甲 我們也走吧。坐在這裏，我就變成書癡了。

男生丁 你本來不是書癡嗎？哈哈，我倒要問你方才怎麼接吻的呢？

男生乙 走走也好。那麼就走吧。

甲、乙起立。

男生丙 還是跟她們去麼？

男生乙 怎麼都可以。

男生丙 那麼從這兒去。

乙丙前行，丁持甲臂隨其後，下場。

男女兒童若干人由後方小丘奔馳而下，且跑且唱歌。

兒童(合唱)

花兒清香月光華，

月光華，

大家趁月來採花，

來採花。

採了一朵黃花，

媽媽頭上插；

採了一朵紅花，

姐姐房內拿！

剩下白花沒處法。

沒處法。

大家檢來供養它。

供養它，

花月清香月光華，

(唱畢分散，各自採花。)

男童甲 這是什麼花？

男童乙 是那紫紅花麼？

男童甲 唔。

女童丙 那是洋花。

男童乙 不是，不是，那是野菊花。

男童丙 什麼野菊花，是洋菊花。

女童乙 這樹上的花，真紅得好看。

男童甲 喂！不要亂折，夫役看見會罵的。

女童乙 我當是什麼呢，原來是菩提花，一點也不香，不要它，不要它。

女童甲 誰要它呢！

女童丙 來呀，來呀，你們聞聞，香得很，香得很，快來。快來。

男童甲 不要嚷，夫役來了。

男童丙 什麼？什麼？

女童丙 香得很，你聞聞看。

男童乙 是桂花，是桂花。

女童甲 不是，不是，桂花沒得這麼香。

男童甲 這裏沒有桂樹，那裏來得桂花香。是這樹上的花香。

女童丙 不錯，不錯，是這樹上的。這叫什麼花呢？

男童丙 是外洋的。

女童丙 管它外洋不外洋，你說到底叫什麼花？

男童丙 誰知道呢？

女童丙 誰問你哩！

女童乙 我知道這樹的名字，我可不知道花的名字。

女童丙 你說，你說。

女童乙 我說了，你們可不許笑。

男童乙 不笑，誰也不笑。

女童乙 我不說。說了，他一定笑的。

男童甲 我真不笑。誰笑誰是狗。

女童乙 我說了：這樹是和尙樹。

男童乙 (忍笑)花呢？

女童乙 我說過，我不知道呀。

男童甲 (笑)我可知道。

女童丙 快說,快說。什麼花?

男童甲 (正色)尼姑花。

女童甲 胡說,胡說。那裏會有尼姑花哩。

男童甲 有和尚樹,就不許有尼姑花麼? 哈哈,哈哈。

男童乙 哈哈。

男童丙 哈哈。阿順真狡猾。

女童甲 阿順真狡猾!

女童乙 阿順不是好人,欺負我們。

女童丙 不要理他。他再欺負人,下回我們不同他一塊兒玩了。

女童乙 誰同他玩哩?討厭的!

女童丙 誰來替我摘一朵下來。我要這花呢!

男童甲 誰敢摘看! 夫役來了,不敢去報告校長。

女童丙 誰要你摘呢?誰偏會多嘴。

男童甲 我不去摘,誰也不敢摘。

女童丙 (向男童乙)你去摘一朵,好不好?

男童乙 (視男童甲)我去……我可不敢。

男童丙 算了。誰肯去呢？夜間上樹不是好玩的。

女童甲 走，走，我們去吧，他們不是好人。

女童乙 他們都不是好人，我們不要同他玩吧。

女童丙 我想這樹上的花呢。我想拿回去問問爸爸到底是什麼花。

女童乙 算了，算了，問它做什麼。

女童甲 那不是螢火蟲，我們捕螢火蟲去吧。

女童甲、乙、丙向道傍，深處逐螢。

女童(合唱)

螢火虫，螢火虫，
飛進了花叢；
花叢深處放光明，
要和月亮姐姐鬥威風。

男童甲(和)

……鬥威風
花叢深處放光明。

女童乙 嘿！那個壞蛋又來了。

女童甲 不要理他，不要理他。快來，這苔莉花
下落了一個螫穴虫。

女童丙 慢慢地，不要嚇走了。

男童甲 哇！

女童丙 你硬硬把它嚇跑了，短命鬼！你真真不
是好人！

女童乙 你再這樣欺負人，我便要告訴班長。

男童甲 班長和你要好，我卻不怕。

男童乙 噲！那裏來了人啦。

女童丙 一定是夫役來了。都是你們喜歡吵，老
王那個活小鬼又來了。

男童甲 我們走吧。老王來問誰摘了花，都是她
們的事。

童男（一同） 走呀，走呀。

女童甲 我們也走吧。給老王捉住了，校長要罰
我們的呀。

女童乙 } 走吧。我們也走呀。
女童丙 }

男女兒童紛紛跑下。

青年與少女攜手緩步上場。

青年年齡約在二十五歲左右，身高體胖，眼帶一副強度的近視鏡。他的性情很急，並且很神經質的，所以講話的時候，他常常口吃，唇邊也時時震顫。

少女身體矮小，面色淺黑，眼大而深，都是嶺南民族的特色。雖非神經質，她也很容易興奮，故表情亦較一般女子為強烈。年約十八九歲？

青年（凝望四周）這裏倒很清靜。今天游的人特別多，嘈雜得很；難得這塊清靜地方，供我們談話。

少女（茫然）什麼？

青年 我說這裏很好談話。

少女（注視青年）什麼很好？

青年（作奇怪的廣東音）這裏很好。

少女（更不懂）很好？

青年（絕望）她會不懂我的話，這真沒法子可想！（自語）我的話，固然有許多人說是不容易懂，但是若是在北京，誰還能不懂我的話呢？（義憤口吻）廣東這個地方，真真是外國一樣，簡直不懂中國話。

少女（發呆）中國話懂！

青年（着急）那裏懂！我講了半天，你一句也不

會懂。

少女 懂！

青年 真懂麼？

少女（點頭）

青年（高興）是的，我的話；你應該懂的；受了高等教育的你，那有不懂中國話的道理呢？也許是方才我說話太快了，自然你聽不懂。（半自語）我真不行，性子太急了；人家都說我的話難懂。好了，我以後我要注意慢慢地說話了。（以下語調徐緩，一句一頓）廣州地方很好，可以代表南國情調。你看那天空的青色，青得多麼可愛。在北方，天空也是青色，但是那種青色，却和這個不同。我沒有去過意大利，西班牙那些南歐地方，但是我讀過描寫那邊的自然的作，我曉得那裏的天空是很好的。廣州的天空也正和那裏的天空一樣的：都是南國情調。我愛南國的天空，我愛南國的情調。我愛你（聲調微帶振動）我愛你的眼睛，你的眼睛和南國的天空一樣的美麗，神秘，朦朧。

少女（不解所語）蒲先生，你讀你新作的詩麼？你的詩好難解，但是我很愛讀。

青年（亦不解少女的言語）（自語）這回她倒懂

了，我卻不懂。中國真難，一樣的中國人講了許多種話。不是你不懂，便是我不懂，有什麼法子呢？馬女士：頂好你還是講中國話吧？

少女³ 中國話？

青年（作奇怪的廣東音）你講中國話，頂好？

少女（搖頭）沒好格。沒好格。

青年 爲什麼沒好格？中國人講中國話，爲什麼沒好格？（忽有所悟）她原來一點也沒有懂我講的話。（絕望）沒法子，沒法子！

少女 你的詩，我都沒有聽懂。頂好你寫出來，我看。

青年 寫……

少女（比勢）是啦。寫出來，我看。

青年 好啦，我就寫出來。

青年急忙由衣袋中取出鉛筆和記事冊，持至眼邊，作欲寫狀；忽張望四周，見合歡樹，點頭，乃走至樹傍，左手按冊子於樹上，右手持鉛筆匆匆寫下去，此時頭與樹之距離，相去不過一兩寸。寫時頭稍擺動，忽與樹相撞。

青年（微慍）我們倆真是世界上最弱，最可憐的人了。這樹都會欺負我。

少女見青年動作，局促不安，見其頭與樹相擊，更作不忍狀。她的眼光向四處放射，索求一個更安全更美善的地方，忽見樹下長凳，乃以手牽青年臂，指示坐位。

少女 那裏不是一條長凳子，我們去坐在那裏寫。

青年（隨少女手看去，見凳大喜）好極了，好極了。這條凳子就是我們倆將來的幸福的 Oasis 的象徵。

青年攜少女手，并坐凳上。

青年（興奮）密司馬，這裏真是寂靜極了，沒有一個人可以妨礙我們的談話，沒有一件東西可以擾亂我們倆的平和，我們和污濁的塵世脫離了，我們發

見我們的埃田園。這裏有的，只是花香，只是月明，只是大自然的神祕的節奏。這樣的環境，只有你和我享受着。我願我和你永久永久享受着這樣無上的快樂。永久永久享受着這樣的快樂，這便是我惟一的理想。
(感極而顫動)密司馬！密司馬，你……(口吃)

少女 (解其意而不知其所云)？

青年 (口吃)你你你……(抑制)你以為怎麼樣呢？

少女 很好，很好，你寫出來，我看。

青年 (掃興)這是怎麼一回事？原來我錯了。我太過於興奮了。我又拿我自己的想像去下斷定了。我錯了，我錯了，我應該一句一句寫給她看。唉！

青年俯身，急急在冊子上寫了幾句，交於少女；
少女本低首視他書寫，見他交來，急速取去。

少女 (速讀)這裏真是清靜極了。沒有一點世俗的妨碍。這裏只是花香，只是月明，只是大自然的神祕的節奏。這裏只有我和你，只有我和我的……愛。

少女作含羞狀，乃寫數字，交與青年；青年兩手微顫，持至眼邊。

青年（口吃）我是沒沒沒有人愛愛愛愛的人，你爲什什什麼愛我？（讀畢）你也是沒有人愛的人嗎？不，不，你是很可愛的人，我怎麼能不愛你呢？

青年寫時，少女從傍邊偷讀。

少女（小聲）你是很可愛的人，我怎麼能不愛你呢？你真可愛！你的什麼都可愛。我最愛你的眼睛又晶潤，又神祕。（獨白）畢竟他是個詩人，很富於情感。但是我還要問他。

少女復寫數字，青年搶去急讀。

青年 我的眼眼眼有什什什什麼可愛？我我我這個人人是不不不值得愛愛愛的。我是一個個個沒有能力力力的人。

青年匆匆寫數行，遞於少女。

少女（且讀，且點首）請你放心。我也是沒有能力的人。我也是沒有人愛過的人。我的生活寂寞極了，和撒哈拉的旅行一樣。但是自從那天在張醒公君家裏見了你，我好像陡然遇到一道光明，我的精神上發生了很大變化。我才知道荒涼，敗類，以外還有人生。希望又在我的胸中發芽了。我希望你不棄我，在這灰白的人生的旅途上，我們攜手偕行，我們都是弱者，我們更要互相保護。

青年（少女讀時，點頭表示同意，末後）密司馬，我們都是弱者呀，我們更要互相保護。世上的壞人多得很，他們專會欺負我們的。

此時涼風蕩漾，吹送花香，而遠方笛聲 依約繼續可聞。

青年 這樣風清，月白，花香，鳥語的晚上，我們倆獨坐在此地談心。此情此景，真是浪漫極了，我們將來決不要忘記這一晚呀。

少女（不解所語，欲有寫問）？……

青年找尋冊子與鉛筆，方欲寫示少女，而電燈忽熄。月光爲浮雲所遮，合歡樹下陡成黑暗。

青年 你看看電燈也熄了，月月亮也不見了。眼前成成了黑暗世世界。我們的前前途也說不定定就是這這這樣的。我們要緊緊握着手，永遠不不要分離。

青年攜少女手起立

少女 怪冷的，我忘記了帶頸巾。你不覺得冷嗎？

青年 我們永不要分離，我們要打破我們的一切黑暗勢力，密司馬，我真愛你！我不知道怎樣說才好！

少女 我們回去吧。這裏風吹得怪冷，立久了會受風的。

青年（愈形熱烈）密司馬，你是我的光明 你

是我我的心臟，你你你是我的生命！

少女（微覺戰慄）我有點怕，這裏又黑暗，又冷……

青年（狂熱）你怎麼樣了？你你能容許我我愛你嗎？你總沒沒有直接接答覆過我我的問題。

少女 我覺得我的腿有點發抖。

青年 唉！請你你聽聽我的心心臟是怎樣鼓動！

少女 電燈怎麼還不明呢？

青年 我我卻等不得了！密司馬……

青年突抱少女於懷，熱烈接吻。少女初略示不願繼則任其所爲。

電燈忽然復明。遠遠聞歡呼聲，拍掌聲，四周頓形熱鬧。

青年與少女驚駭，離開，仰視燈光！

——幕——

一九二七年九月初稿，上海。

危 機

危 機

人物：

米冷紅	畫家	年二十八歲
姚浣蘭	他的愛人	年二十一歲
張素貞	他的夫人	年三十歲
林露惜	浣蘭的密友	年二十三歲
姚宗唐	浣蘭的阿哥	年三十五歲
許震東	宗唐的朋友	年三十二歲
阿 菊	姚家的使女	年十六歲

時代：

現代

地點：

上海

佈景：

舞台面爲米冷紅的畫室兼客廳。正面及右面皆嵌玻璃窗。左右各有門戶：右手爲正門，直通住宅；左手爲便門，可以出外。室中陳列不須華美，然當典雅而富於趣味。正面窗上懸浣蘭初次畫像，爲一垂髻女郎的半身寫生。近左門處置畫架，架上畫布現出浣蘭坐彈滿都林(Mandolin)的畫像，尙未完成，但輪廓已具，臺下可以看出。左壁及正面，陳列冷紅的作品很多，無甚秩序。室之中央，置圓桌一，椅子數把。右壁近窗處，有沙發一。右壁上首懸自鳴鐘。

第一場

米冷紅

米冷紅（幕開時，從沙發站起，仰首視壁上自鳴

鐘)已經兩點鐘了,她怎麼還不見來啊?(緩步向畫架走去,獨語)看她這幾天的神氣,莫非發生了什麼事情麼?(佇立畫架前,凝視畫像)這像太過於寂靜了。彈滿都琳的女子,應該要有點南國的情熱。

第二場

米冷紅 張素貞

張素貞 (作出外裝束,奢華而俗惡,當米獨語時,緩緩推門而入)唉呀!先生,你又在這裏和你的姚小姐會面了;你今天又不到局裏去了麼?

米冷紅 (聞聲,轉身視張)橫豎局子裏也沒有事,不去也不大要緊。

張 (譏笑)我知道你自己的公事,比局子裏的什麼都要緊。你是什麼事都可以不做,但是每天和姚小姐的這一課總不可不上。你說是也不是?

米 (冷淡)沒有事,畫兩筆畫來消遣,也沒有什麼不好。

張 (氣憤)“沒有事,畫兩筆畫”,好意思,虧你說得出口!這一個來月,我問你都做了些什麼事?一天到晚,什麼事都不幹。只在鬧着畫畫,你還說是消

遣。(米坐椅上)自從那天姚小姐來到你的畫室以後，局子呢，簡直三五天不去，就是去也不過是應個卯，老早就跑回來。就是在家裏呢，除過吃飯睡覺而外，差不多連面都見不到。一天只關在畫室裏，守着這位姚小姐，也不知你畫的什麼，消遣的什麼，就這麼着。我只看你怎樣結局。

米（急進止）有什麼結局不結局，你不要亂講。我們是純粹爲藝術的，請你放心吧。（張坐椅上，與米隔桌相對。）

張（冷笑）哼！我有什麼不放心？（威嚇）你們都不是三歲小孩子，法律的制裁，社會的輿論，你們都是曉得的。你就再沒有良心，再講藝術，我爹爹自小把你扶持至這樣大，你總不會忘恩的。姚家也是有體面的人家，她哥哥也決不許你們隨便的。我有什麼不放心，到要緊的時候，我什麼事都做得，什麼地方都去得的，這倒請你放心吧！（米微露苦悶狀）你也是明白人，不要忘記了我們的苦心，從前我爹爹送你出洋留學，原不是叫你去學畫的，而你偏偏要學畫。所以老人家在世的時候常說：“冷紅出洋的時候，我本想他學習法政，回來得一官半職，好繼承他的家傳；誰

知他不聽人言，偏要學畫，將來怎樣才可立身處世。’他老人家的話，一點也不錯。你想想看：和你同時出洋的人，那一個現在不是堂哉皇哉的，你在外洋住了六七年，回國來不過當一個窮教師，教小孩子們畫圖畫；熟人們連理會都不理會，好容易有了機會，朋友找你到軍隊裏去，不到一年，你又悄然返回上海來了。現在那時候的同事，又都是課長的課長，主任的主任。這也罷了。這回尋情托人給你找了這一件差使，你又不好好去幹。將來發生了問題，我們又有什麼面孔去見人。

米（着急）好了，好了！謝謝你！你們的意思，我也明白。以後緩緩再商量，也不在今天忙着講。等我這工作完成了，我的藝術有了寄託，就到局子裏去做死板板的工作，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張（冷淡）局子裏去不去，隨你的便，我倒沒有什麼可以不可以。你就局子裏的飯碗破了，我也不怕沒飯吃。（和平）不過你要曉得：社會上的地位很要緊。一天只關在家裏畫畫，憑你什麼藝術，人家是瞧不起的。就連我們在人面前也都沒有面子。你既然明白了，好了，你就趕快把這張畫完吧。（得意滿面）好

了，走了，我也不去管你的閒了。(起，向右門緩步走去，忽回首)我今天和劉太太，陳小姐，黃姨太太幾個人去永安公司有點事，晚飯時候不要等我。(米始釋然。復常狀。張開門，見姚浣蘭俯首立門外，作不好意思狀；繼乃快然)哦！姚小姐！什麼時候來的，一點都不知道。(回首)冷紅！姚小姐來了；(向門外殷勤招呼)姚小姐！請進。請進！

第三場

米冷紅 張素貞 姚浣蘭

姚浣蘭 (裝束素質雅潔，舉止溫柔端莊。登場時臉色異常蒼白，似突受打擊者。聞張呼聲，身不自持，悄然自右門入。向張米二人點禮。)

張素貞 (殷勤)姚小姐，今天有什麼貴幹，來得好晚。冷紅等得不耐煩，好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微笑)我勸了好久，他才好點了。

米冷紅 (當張招呼時，早已驅至張的身後。見姚入門，點首招呼，在無聊苦悶的中間微微露喜色。)姚女士，來了麼。(驚訝)你怎麼樣了，面色非常不好！

張 (滿面堆笑)是的呀，姚小姐臉色真有點不

好。請你在睡椅上躺躺吧。

姚（緩步至沙發傍，坐下）對不住。

張 不用客氣，你先躺下養養神。等一會兒好了，冷紅好用心去描寫尊容。

米（憂慮）請你靜靜養神，今天畫不畫，倒沒有什麼要緊。

姚（點頭）不要緊，你們兩位不擔用心。不過身體有點疲倦，休息一下便好了。

張（低身至浣蘭的身傍）你還是躺躺吧。我去拿杯葡萄酒來，你吃下去便好了。

姚（起半身）又勞你的神，對不起。

張（以手作抑下勢）不用客氣。我去去就來。

第四場

米冷紅 姚浣蘭

姚浣蘭（緩緩躺下）渾身軟洋洋的，一點氣力也沒有。

米冷紅（至浣蘭身傍，俯身低聲）你到底那兒不舒服？

姚 頭覺得有點暈，渾身似乎有點發冷。

米 這是用心太過的原因。莫不是家裏出了什麼事情嗎？

姚（微點頭）家裏麼，是的，是有點小事情。不過沒有什麼要緊。

米 不知道是什麼事情，是否可以告訴我。

姚 ……

米 我雖是對於世事不大中用，但是果真可以給你爲力，什麼艱難危險，我都願嘗試。

姚（感激）謝謝，米先生。但是……

阿菊以盤捧葡萄酒，自右門上。

第五場

米冷紅 姚浣蘭 阿菊

阿菊（置酒盤於桌上）姚小姐，請用葡萄酒。

姚浣蘭（起半身）謝謝，阿菊姐，請就放在那裏。

米冷紅（走至桌前）太太呢？

阿菊 太太出門去了。太太說，請姚小姐好好靜養一會兒；這裏和家裏一樣，不必客氣。

言畢阿菊自去

米（目視她的行動，作不快狀，良久不語）

第六場

米冷紅 姚浣蘭

米冷紅（良久乃至桌前，斟酒半杯，持至浣蘭身傍）姚女士，請飲這杯酒。這裏什麼都不方便，請你莫要見怪。

姚浣蘭（欲起立，米以手止之，乃坐下）米先生，真對不住得很！（從米手接酒杯而飲）

米（站立浣蘭身傍）你總是太客氣，那杯酒吃了，你先靜靜躺一會兒。要是還不見好，就叫阿菊去找陳醫生來看看，弄點藥吃吃也好。

姚（飲酒畢，以杯還冷紅）不用費神，這杯酒已經夠了。（言畢，復躺下，閉目靜息）

米（置杯桌上，輕步環走室中。至Convase，前注視畫像，復回首視浣蘭顏色，微掉首。又至正面所懸第一次畫像凝視，復轉首與浣蘭顏色相較，不覺微嘆）唉！

姚（微睜目）米先生！

米（回首）Hein?（復走至浣蘭身傍）

姚 你嘆息麼？

米（搖頭）沒有什麼？

姚（淒然）米先生，你不用瞞我。我曉得你很苦惱。都是我不好，給先生添了多少無端的憂慮。

米（急遮止）沒有的事。你不用多心。方才我不過看見你前次的畫像——你記得那是三年以前畫的。那時候你與現在大不相同。所以我不覺失聲嘆了口氣。

姚（懇切）米先生！

米（持椅坐在浣蘭身傍）什麼？

姚（含淚）我對你不起，我很明白。

米（否定）你又多心了。我已講過沒有什麼。

姚 米先生，你聽我說：因為我自己不留心，惹起了你的夫人種種誤會。方才你的夫人和你吵鬧，我在門口已經隱隱約約聽見了。我一時心中非常難過。我本想轉去。但是不知怎樣，腳下一點氣力也沒有。恰好張女士出來招呼我，便身不自主地走進來了。現在想起，我還覺得臉上發熱。

米（安慰）對不住，對不住。不料今天那本怪劇，早已被你看見了。橫豎她那種人除過吃飯，穿衣，

瞧瞧影戲，玩玩遊戲場以外，一點什麼都不曉得，她那裏曉得藝術的神聖，她更不配理解我們底純潔的友情。所以我索性硬着耳朵儘她講，她一陣自己也覺得沒意思了。你現在身體不舒服，還是不要理會她吧。

姚 我現在已經好了，不要緊了。(欲起坐，米以手止之，乃復躺下)你的夫人，她也有她的道理。我一點也不能怪她。不過因為我而使你們不和，我覺得對你非常過意不去。

米 難道因為她的無理取鬧，我們便破棄藝術，破棄友情麼？

姚 (遮止)不是，不過我近來漸漸不甚自由了。我的哥哥……

米 (急，驚)你的哥哥……你的哥哥怎麼樣了？你的哥哥已經給你訂婚了麼？

姚 還沒有這樣快，不過他已有這個意思。今天早飯時，我和哥哥衝突了。

米 就是為這個問題麼？

姚 哥哥叫我和許震東同遊西湖去，我拒絕了。

米 他想叫你和許震東……

姚 大約是的。

米 就是中西大學教授的那位許震東博士麼？

姚 就是他。他是我哥哥的中學時代的朋友。

米 聽說……

姚 我哥哥非常崇拜他，說他是中國現代有數的人物。

米 但是我聽說……

姚 但是我不大喜歡他。到美國去了不到三年，就提了個博士銜頭來驕人。今晚，跳舞會；明晚，影戲場。（強笑）他把上海當作他們的美國的紐約城一樣看。這種人，那個看得起！

米 是的，聽說這位許博士在美國的時候，也是這樣，只是玩，不甚用功。

姚 （點頭）其初，我本不願意。因為哥哥極力慫恿，念他是哥哥的老朋友，稍稍同他周旋周旋，誰知他原有這樣的野心。

米 （安心）那麼，女士同他疏遠點好了。

姚 何嘗不是這樣，但是看哥哥的神氣，像是很有決心，今早他的態度也是很絕對的。所以我同哥哥衝突了以後，一氣兒趕到這兒來，想把這工作快點完

成了。那曉得……

米 謝謝女士的苦心！——那麼女士想和我以後斷絕了？

姚（悲）以後的事，那裏曉得。只怕這張畫都不成功，那就太辜負米先生了。

米（感激）浣蘭女士，我真感謝你！你真是我底唯一的知己，我底藝術的唯一的恩人。我真感謝你！

姚 ……

米（右手扶沙發上，熱烈）浣蘭！——啊，請恕我不客氣，這樣稱呼你了。浣蘭，你還記得初次畫像的時候麼：那時候你是三年級，也許是四年級。我在講堂第一眼看到你，我心裏感覺得異常的滿足；我發現了我所幻想的美了。我當時便下了決心，要把這個理想的美傳於不朽。我便大膽要求你到我的畫室來！你也不管同學的猜忌和譏笑，慨然答應了我。我還記得你來了不過四五次，這張畫便成功了。我對於我的藝術天分，一點沒有自信，然而這張畫却特別使我得到藝術的感激和安慰。以後，我也還做了許許多的作品，沒有一個可以比較得上的，所以藝術給我的快樂，就是你給我的快樂，我在藝術上的成功，也就是

你給我的成功。浣蘭！我應該怎樣感謝你呀！

姚（驚惑）米先生說得我倒無話可講了。米先生給我畫像我真不知道怎樣感謝才好呢。

米（熱烈地繼續着講）以後，大約不到一年光景，我便辭去了教職，和學校脫離關係了。教員的呆板生活，我本不願意做，但是那回的辭職，却非出於自動。我本想等你們那班畢業以後再走的，然而你畢業的時候，我已不在上海了。我辭去了白墨黑板的生活，進入到長銃短劍的軍營裏。藝術和我絕緣了，美已跑到不可接近的彼岸。眼前所展開的只是猶猛的鬥爭和醜惡的死。那時候，唯一的慰安，就是學校生活的甜蜜的回憶。我常想，假使我就這麼着死了，也有個不滅的遺產：就是你的畫像，在這畫像底下，我發生許許多多的感想，然而現實畢竟是鐵石一般不可變易的。我的靈魂也慢慢地鐵石化了。就這樣生活了不過一年，我已經變成了一個麻木不仁的肉的機械了。

姚（同情）真的，米先生這樣的人去到軍隊中生活，一定是很苦的了。

米（熱烈繼續）是的，我終於忍受不住了，我奮

然回到上海。因為環境的關係，我依然不能自拔。不然，我的生活每况愈下了。我由殺氣滿滿的軍隊中間，跳到死氣沉沉的官場內面來了，我的痛苦比以前更加厲害了。我對於現實生活，發生了恐懼和逃避的念頭。當這時候，無意中，我忽然遇見了你；我一見了你，對於藝術的憧憬也復生了，青春的情熱又燃燒起來了，我決意屏絕一切，暫時潛沉於藝術。我又冒昧地請你來到我的畫室，你又慨然允許了我。我是多麼愉快，多麼幸福！

姚 我也是非常快活。像我的這副模樣，要得到米先生的靈筆而不朽，才真是無上的幸福呢。

米（悄然）但是你現在又要捨我而去了。（姚欲言，米以手勢止之）這不怪你，也怪不得你的哥哥，都是我不好。也許是我的藝術退步了呢，這次的製作，進步非常遲緩。一提起筆來，就有種種複雜感情燒着心頭。（微笑）本來這三年間的生活，已經使我發生變化了。但是現在的你，也不復是三年以前的你了。你底朝霞般的容顏，已經微微帶了秋色，而我的禿筆，也失却了當年絢爛的色彩。這又可以算是主觀客觀的一致了。論理這張畫確實可以成功。但是這半個多

月，我們到底有點什麼成績？現在你却要永遠捨我而去了。

姚 先生不必悲觀，我總要使先生完成工作。

米 ……

姚 就是有什麼障礙，我也要戰勝它，我已經曉得先生，對於藝術的熱烈，和對於我的厚意了。

米（決心）沈蘭！你能（暫時嚴重的沈默）容許我這樣的人來愛你麼？

姚（驚惶）……

米（嘆願）沈蘭，你不用怕我，我並不是惡魔，也沒有野心。我只很忠實地愛你。（熱烈）我也曾時常分析我底矛盾的心理狀態。我知道我的心中充滿了對於你的愛慕。但是社會上種種制度緊緊束縛着我，我從來不敢暴露我的心中的祕密。這種矛盾心理，使我的心中不曾得過一刻平靜。因此一切勇氣和興會全都消失了。這張畫，到現在還沒有眉目。我也知道對你不起，但是因為制作的未能完成，反可以延長我們面會的時間。現在呢，我立在生死的歧路了。我再要因循下去，我自己的生命都要消失了。我再也不能否定我的愛，我再也不能否定我的生命，我再也不能

放棄我的藝術。我要貫徹我的愛，以求藝術與生命的一致。浣蘭！這樣的愛，你能容受麼？

姚（驚羞）米先生……

米 浣蘭！請你再不要叫我米先生。我是你的冷紅，或是你的路人，請你宣佈哩！

姚 我真不知道怎樣好，我雖鈍感，我也知道你對於我的情意。但是到底叫我怎樣才好？

米 請你承受我的愛吧。

姚 但是我不能破壞你的家庭，我不忍掠奪張女士的幸福。

米（失望）那麼你終要棄我而去了？

姚 ……

米（決然）不能！不能！我再不能爲她犧牲我的愛和藝術了！浣蘭，我因爲素貞的父親是我的父執，父母亡後，承他照顧一切，所以對於舊式婚姻，我也委曲求全。不料這委曲求全的婚姻，竟成了我生活的總破產。唉！我忍辱含垢已經夠了，不能再讓步了，浣蘭，我已下了決心，我要從這淤泥中跳出來。請你援助我吧！

姚（羞喜）冷紅，我應該怎樣安慰你？

米 (擁護姚) 浣蘭，多謝你！你接收了我的愛了。今而後，我是你的了。我情願爲你死，必要的時候。

姚 冷紅……

米 好，我們和社會宣戰了。我們就死了也甘心。

姚 我要去露惜姊姊那兒去，你肯同我一道去吧。

米 我們去吧。她一定很歡喜。

二人自左門下

幕半落而復上，表示時間經過

第七場

姚宗唐 許震東 阿菊

阿菊 (推右門入) 先生，先生，有客人來。

許震東 (着美國最時髦的服裝，舞手杖) Good morning, Mister 米！

姚宗唐 (隨許身後) 米先生不在嗎？

阿菊 先生不在哩。不知上那兒去了。

唐 你方才不是說在家嗎？

阿菊 是的呀，方才我親眼看見先生和姚小姐兩個人坐在這裏談話的呀。也許在門外散步呢。（開左門觀望）也沒有的，到底上那兒去了！

許（以手杖叩地）這是怎麼一回事！

唐 那麼一定是和浣蘭一道出去了。我們就在此地等吧。浣蘭的洋傘放在此地，他們一定就回來的。

菊 兩位先生請坐，我去給先生門拿茶。

唐 你一個人太忙，不必客氣。我們隨便坐坐就好了。

菊 那麼請你隨便坐坐，對不住。

自左門下

第八場

許震東 姚宗唐

許震東 這裏還有葡萄酒，這位米先生似乎還曉得衛生。

姚宗唐 大約是給浣蘭吃的吧，她今早出門時，顏色非常蒼白。

許 這位米先生是開廣告公司的麼？

唐 不是，他是畫家。

許 畫家，他就應該畫些漫畫在報上發表發表，又可以賺錢，又可以作教育。這些紅一塊綠一塊，有什麼用處？在紐約，這種Business是很少的。

唐 他倒很努力，畫的很不少。（見浣蘭未成像）這不是浣蘭的畫像麼？她來了許多次，怎麼只畫了這一點兒？

許 所以是馱子。這樣畫，多麼不經濟，在美國都用照像了，美國的照相很發達。

唐 （見第一次畫相）這不也是浣蘭的像樣？怪不得這樣久，他原來已經畫好一張了。

許 這張畫，還好。精神活潑，像個網球選手。

米冷紅姚浣蘭推開左門，

見姚許二人在內，驚立

第九場

姚宗唐 許震東 米冷紅 姚浣蘭

許震東 （瞥見浣蘭，立起，脫帽招呼）Miss姚回來了，請進來呀。

姚宗唐 浣蘭！啊，這位是米先生麼？（此時二人

已入室內與許姚二人招呼)我們等了好久，怕有一個多鐘頭。許先生不耐煩要走了。

米 (辯解)因為姚女士精神不好，我們出外散步，路上遇見姚女士的朋友，談了一陣話，因此回來遲了。對不住得很。

姚 這是我的哥哥。

唐 初次會面，請以後時常指導。這位許震東博士是浣蘭的親友，想來米先生也知道的。

許 兄弟是新由美國得學位回來的。因為找Miss姚，來到米先生的貴府……。看見米先生畫了許多畫非常佩服，剛才還同姚先生說米先生真有天才。同美國的Raphaël不相上下呢。

米 (冷然)兄弟不過隨便亂塗，(嘲笑)不配比法國的什麼Ruph...ël。許先生錯獎了。

唐 浣蘭，我們一路回去吧。

姚 不回去，我們還有事情呢。

唐 (儼然)有什麼事，橫豎不過是畫像。散步。你還是同我一道回去。

許 Miss姚，大約忘記了。Miss姚不是和我約定，我們倆今天去西湖旅行的麼？

唐 我今早已經告訴過你了。現在許先生又親自來約你，你得快快回去收拾東西，預備趕今晚的夜車去。

姚 我現在不想去西湖，更不願和許先生一道旅行

唐 這孩子太任性胡說。許先生有什麼不好？他是博士，他是教授，他是上海的時髦紳士，我們的同學幾百人中只有這樣一個人！有什麼不滿你的意？

許 姚女士，大約你因為跳舞時候，我時常……

米 讓我多說句話。姚女士既然不願旅行，兩位就是強迫她去，也沒有什麼意思。

唐 什麼叫做強迫。我是他的哥哥，為她的幸福，我有命令她的權利。

許 是的，這是很應該的。

米 不是這麼說。姚女士去與不去，本有她的自由。無論什麼人似乎都不應該蹂躪她這天賦的權利。許先生在美國專治法律，當然可以理解。

許 這些自由主義的思想，在美國已成了過去的陳物。現在西洋各國都正研究我們中國的老子孔

子哩！

唐 米先生，這不干你事，也用不着你來干涉，並且我再說句話，你就不應該騙這不識世故的年青姑娘到你這畫室來。在旁人看來與我們的家聲很有關係。無論你什麼藝術也好，我姚宗唐的妹妹不能給繪畫匠當模特兒的。

米聞言憤激發抖，浣蘭怒極而泣

姚 哥哥！你欺侮了我，又來侮蔑米先生。你的意思，我全知道。你們定下陰謀，想騙我，去西湖，解決我的終身大事。那是萬萬不行的！不去！我死也不去！

張素貞立聽許久，此時突自右門掩入

第十場

姚宗唐 許震東 米冷紅 姚浣蘭 張素貞

張素貞（外出裝束，似方自外歸來）唉呀！這是怎麼一回事？我今天出去，總覺得放心不下；急急跑回來，果真出了事情。是冷紅得罪了那一位嗎？唉！我

簡直不明白。冷紅口笨心拙，大家不要和他計較。姚小姐：該不是你的什麼事嗎？唉！

姚宗唐 這位是張夫人麼；你來得正好！哼！你們米先生把良家女子當模特兒來描畫，還不算事，竟然干涉起別人家的事來了。我看這事不僅關係我們姚家，連女士你自己都有關係哩！

姚澆蘭 你們自己定下圈套害人，反要得罪米先生。（向張素貞）張女士不要信他們胡說。

唐 那個胡說！

許 那麼我們去吧。

張 姚小姐，令兄和許先生來找你同去，一定是爲好事，你還是回去的好。冷紅這人有點怪脾氣，你不要聽他的話。他這十多天告假畫畫，已經惹了許多閒話。今天又爲小姐的事情爭吵，更要不好看。將來出了什麼事情，我們如何擔當得起！

林露惜倉皇，推左門而入

第十一場

米冷紅 姚澆蘭 姚宗唐 許震東
張素貞 林露惜

林露惜（奔至浣蘭前，執浣蘭手）浣蘭妹妹你在這兒不出我之所料

許震東見林入，轉身而觀畫狀，面背林

林 姚家阿哥，你也來這兒了。米先生，方才欠禮得很！這位是米夫人麼？我是林露惜，姚浣蘭女士的好友。（走至許身旁）我說怪熟的，你不是許震東博士麼？

許震東（無法行禮）Miss林，從那兒來？

林露惜（涼然）從那兒來？還不是從岫雲妹妹處來。聽說許博士近來很忙，自從和岫雲妹妹遊了西湖以後，一回都不曾去過她那兒，前天在半淞園撞見，博士簡直不認得她了，連招呼也不招呼。

許（面赤）我並不會遇見過她，怕是她誤認了人。（裝勢）我近來很忙，因為萬國法學會要在上海開會，我被推為主席，不能不預備一篇演說稿子，所以不得空兒。

林（嘲笑）是的呀！演說稿子得預備，戀愛的情書也得寫，主席要當，跳舞的教師也得做。你許博士

真是“能者多勞。”(正氣)不過我要告訴你。岫雲妹妹已經上了你的當了，我的浣蘭妹妹可是不許妄想，我有真實證據你得小心。

許 (強作寬大)你們的頭腦太舊，簡直不懂男女交際，我也不和你們再講了。再會，再會。

許自右門逃下

當林揭許黑幕時，衆皆面面相覷。浣蘭面呈安慰信賴之色，冷紅則有喜色，宗唐與張氏則呈驚訝之色。

唐 (見許去，始發言)不料他是這麼一個人，怪事怪事。

林 (對宗唐)姚家阿哥，先怪你不是。你只曉得看招牌，只曉得勢利，浣蘭妹也被你害得夠了。你從前想把她給四十多歲廣東商人作繼室。你也曾強她和某潤人的傻瓜公子跳舞。這回你又看上博士了。我把西洋鏡給你揭穿了。看你差不差。

唐 (口吃)我…我不過是爲她的幸福…

林 幸福?好聽得很。別人的幸福你能給他代謀

麼；一個人的幸福，只有他自己用痛苦換來的才是真的；那裏容別人來越俎。

唐 浣蘭，你候一會兒回來吧，我先去了。

張 姚先生慢慢走。

唐張同自右門下

第十二場

米冷紅 姚浣蘭 林露惜

米冷紅將行，林露惜以目止之

林露惜 我問問你，你們倆剛才在路上對我講的話，是真的麼？

姚浣蘭 爲什麼不真？

米冷紅 真的，請林女士放心。

林 我就是有點不放心你米先生。你曉得浣蘭妹妹是天真未鑿的純潔女兒。她對於社會雖抱着未知的不安，她對於異姓却抱有很大的憧憬，米先生的責任很大。

米 難道林女士以爲我怕死麼？

林 你們真要死麼？不過我想你們倒可以不必，我方才在路上別了你們以後，我便到王岫雲妹妹家去，我才知道這位許博士是這樣一個無聊的東西。我就趕來此地，專意告訴浣蘭妹妹的，不料他們也在這裏，現在他們都被我趕走了，這是你們最要緊的時期。你們倆都站在人生的危機上了，這危機固然可以使你們死，但是也可以給你們新的生命。只要你們勇猛前進，這危機是不難克服的。況且一方面的敵人已經逃走了。米先生只要你拿定決心，我信你們一定得到勝利的。

米 林女士放心！我已經決心了。我不能爲滿足他人的虛榮來犧牲我的愛和藝術。我要把我的一切捧獻給我所最心愛的。

林 好極！那麼你們倆當我盟誓。（執兩人手使其相握）

兩人緊緊握手

林露惜 浣蘭妹妹，同我先到我家裏，米先生晚一會兒也來，我們商量辦法吧。

張素貞（聲）姚先生慢走，我一陣着人送姚小姐回去。

林露惜 好了，我們的事才畢，她又要上場了。

一九二七 六 九 上海

——幕——

抗 爭

抗 爭

(獨幕劇)

人：

林逸塵 二十三歲

黃克歐 二十八歲

沈小鶯 十七歲 咖啡店侍女

阿招 十九歲 同

阿巧 十九歲 同

客甲，乙，丙，丁。

外兵A，B，C。

咖啡店主人。

羣衆

不登場。

巡捕

時：

早夜——一九二七年夏。

地：

上海市內的一座小咖啡店。

景：

舞臺面爲咖啡店內的廣廳。

舞臺深處有玻璃及開放之正門。前面左方有櫃台，台傍另有小門可以出外。

桌子三五臺，椅子十數把。電燈初明，表示早夜光景。

幕開時：客甲，乙對坐飲酒，阿巧，阿招倚棹

而立，對客談笑。沈小鶯獨立櫃台前，俯首弄指。主人高坐櫃台後閱報。

客甲 阿巧，這幾天可曾看電影去？

阿巧 那裏能夠去呢！這裏只有我和阿招兩個人忙得要死，一點兒空閒都沒得呀。

客乙 你們不是又添了一位麼？怎麼還是這樣忙？

阿巧（目示小鶯）她麼？再不要提。她只曉得裝樣子，一點也不合我們一道兒。什麼事還都要我們兩個去做呢。

客乙 這也難怪。她才來呀，你們將就點就好了。

客甲 她叫什麼名字？

阿招 她叫小鶯，我們叫他鶯鶯小姐呢。

客甲（調突）她要是鶯鶯，你可肯做紅娘麼？

阿招（假怒）李先生總不規矩，拿人開心。討厭得來。

阿巧 李先生，你別胡想。小鶯原來是做官人家的姑娘，不比我們，容易受人欺負。

客乙 怪不得她怪靚靚的，原來是大家的閨秀。

阿招（笑）唉呀，了不得，王先生也想作張生了嗎：

林黃由正門登場，至左前方棹前坐下。阿招，阿巧，相視而笑，故意不動；沈小鶯無法，乃遲遲至林黃前。

沈小鶯（低聲）兩位先生要什麼？

黃克歐 喂，小林，你要什麼，人家在問你哩。

林逸塵 問你呢，偏你忙。（視單）冰淇淋……香艸……檸檬……朱古力……汽水……橙汁……啤酒……還是吃冰淇淋吧。

黃 好，就拿兩個冰淇淋來吧。

沈（至櫃台旁，小聲）冰淇淋，兩個。

主人（不快）我也曉得是冰淇淋兩個，到底是什麼冰淇淋呢？香蕉麼？檸檬麼？你也得問個明白！

黃（大聲）檸檬吧，檸檬吧。

沈（小聲）冰淇淋兩個，檸檬。

主人 照呀，還得客人教給你哩！

林（向黃抱怨）你總是性急。人家還沒有來問，

你就起着講了。

黃（笑）你願意她再來麼？

林 胡說！她來又怎樣。

客乙 怪可憐的，她還不大懂得規矩。

客甲 阿招，發個慈悲，帮她招呼招呼點吧。

阿招（冷笑）女人家不敢見面子好一點，嘍喇嘍，大家都要心痛死了。

客乙 呵呵，阿招還沒有吃大菜，先喝起西洋醬酒來了。

阿巧 阿招，不要理他，他沒有正經話的。

阿招，阿巧，同至櫃台前。主人將冰淇淋兩杯放於台上，阿招趨前搶去，放入盤內，持至林黃處。

阿招 黃先生來了，今天是兩位一道。

黃 沒法子，又被他拖來了。

阿招 這位先生貴姓？從前不曾多見過。

黃 從前當然多見不到。一個禮拜以前，他還不在中國呢。

阿招 黃先生講笑話哩。可是真的。

黃 自然是真的。不信你去問他看。

林 在外國住慣了，咖啡店也成了生活的需要了。可是前一兩年，我在上海，還沒有看見過女子招待呢。

黃 這也算中國資本主義發達的一個現象罷。

林 昨天阿子講的話怕是真的：剛才那位確實不像此中人。

黃 阿子的話，我從前也有所聞，不過不像你這樣熱心，沒有打聽過罷了。你問問阿招便曉得了。

阿招 什麼事情？

黃 剛纔招呼我們的那一位，不大在行。

阿招 你說的是鶯鶯小姐麼？她在這裏，還要擺小姐的架子，怎麼會在行呢。

黃 她來了好久了？

阿招 來了五六天了，和我們連多餘的話都不講的。

林 真可憐！這樣做下去，主人也不歡喜，小帳也得不到，她真要苦死了。

黃 頂好你們分班做事，要公道點。

阿招 讓給她的生意，她都做不好，怪不得別人。

呀。

林（向黃）你問問，她真是沈劍雲的小姐麼？

阿招 這倒不曉得。只聽說她的阿爹從前在上海辦過報，還做過幾任官。

黃 那麼一定是的了。沈劍雲本是安徽名士，辛亥前，來上海做過申江民報的主筆，鼓吹革命，很有點聲名，革命的時候，曾做過南京政府的秘書。帝制時代，去日本亡了幾年命，袁世凱倒了，他才回來，做過一兩任小官，以後就沒消息了。

阿招 黃先生很熟悉人家的家事；倒好像報館的先生呢。

林 他的家怎麼會在松江呢？

黃 這有什麼希奇？他來上海，大約不過像你我這樣年紀。後來也許朋友介紹，和一位松江女子結了婚，大約因此便在松江落業了。

林 這倒也說不定。

阿招 黃先生從來老實。這回對於阿爺却熱心起來了。

黃（微笑，搖首）我倒不熱心，熱心的另自有人呢。

阿招 可是這位林先生？

黃 不是他，還有誰呢？

阿招 可是真的？

林 別聽他瞎說。

黃 阿招，你很聰明，還是做個好人罷！你去找小鶯來。他現在心裏正不自在，你再問問他，他會老羞成怒哩！

林（微愠）胡說，胡說！

阿招 別的事都可以，阿鶯我卻使不動呀。

客丙，丁自正門入，據甲，乙之隣棹而坐，阿招與阿巧趨前招待。

客丙 這家地方倒很清爽。

客丁 此地房間雖小，布置倒很好，招待又周到，確是上海灘上有數的。

阿巧 兩位要什麼？

客丙 拿兩瓶汽水來。

阿巧（向櫃台）汽水兩瓶。

客丙 早曉得這裏，我也不到加利咖啡店去了。

今天真倒霉！咖啡沒有喫成，幾乎吃了外國火腿。

客丁 我告訴你，外國鬼子多的地方去不得，你偏不聽，險些兒吃了虧。我們倒還好，那店子的損失，一定不小呀。

客丙 洋鬼子，見了自己人，倒很客氣，可是在中國人的面前，一點道理也不講。

客丁 對你有什麼道理講。要講道理，也不派什麼軍艦，飛機，機關槍來中國了。你還不知道麼，今天報上登載滬西什麼地方的女人被幾個英國水兵強姦得幾乎死了。

客丙 算了，算了。不要再講這些掃興的話了。這裏倒很安靜，我們坐坐談談，早點回家去休息吧。

阿招 兩位先生看見洋兵打架麼？

客丙 是呀。豈止看見，幾乎挨打。

阿招 隔壁雅園，聽說，昨晚被他們把盤子，酒杯，花瓶摔了滿地，巡捕來勸，還挨了一頓飽打呢。

客丁 你們這裏不來吧？

阿招 今天午上來過兩三個人，還算客氣。

丙，丁相顧默然，阿巧持杯及汽水瓶，置杯於丙，

丁面前，開瓶注水。

客丁 這位大姐很熟的，那裏見過面？

阿巧 先生常來這裏麼？

客丁 我想起來了，你以前不是在樂園當過招待麼？

阿巧 是的。做過兩個月的。……唉呀，對不住，袖子弄濕了。

客丙 不要緊。不要緊。

阿巧取布來，爲丙揩衣袖。阿巧自去，阿招隨之。
此時林黃吃冰淇淋，林則時時頃耳丙，丁談話。

林 他們在講外兵常常騷擾，你聽見麼？

黃 我有什麼不知道。在上海，這已竟成了家常便飯了。中國人不爭氣，自尋恥辱，怪不得別人！

林 老黃，不知怎麼，我今天不痛快得很！

黃 ……

林 上海真無聊得很，我實在不能再住了。

黃 你上那兒去？上漢口去？還是回家？

林 老黃，不是講笑話，你看她可以做得下去麼？

黃 你說誰？可是沈小鷺？……幹得下去也好，幹不下去也好，你我管不了這些。

林（黯然）據你說，她本是書香人家的子女。這種忍辱獻媚的生活，她為何受得住？

黃（正色）什麼書香人家不書香人家。你要曉得，資本主義最初的犧牲，就是這種封建制度的殘骸，尤其是中國，是被外來的資本主義征服的，這種結果，更覺悲慘。現在全世界的資本主義正挾着傾山倒海一般的勢力侵入中國，連我們自己，什麼時代被這潮流淹沒，都說不定，那裏還有工夫管他人的閒事情呢？

林 話雖這樣說，但是她的父親從前也是為革命出了力的，那料想他的子女還要受這種屈辱。

黃 唉！難道這也是革命的罪過麼？

林 你今天專和我反對。我不和你談了。

黃 笑話，我又何必和你作對。實在告訴你，歸國後這幾年我把什麼都看穿了。這一次革命的變化，尤其給我一個深刻的教訓。我們的什麼努力，什麼運動，都打不翻進化的自然程序。而將來的社會潮流，一定要把我們一捲而送歸于無何有之鄉的。在這樣偉

大的時代，我們才是最不重要的腳色。從前我也很妄想，現在我却明白了。活着一天，我便吃一天，玩一天，在那半醉半醒的朦朧鄉裏，創造出些幻想的快樂，聊以自慰。你聽了又要說我頹廢。但是這也是無可如何的。譬如對於那位密司沈。在你或者還是有一種戀愛的感情，我卻不然，連對於異性的興會都沒有了。

林黃談話時，阿招對阿巧附耳密語，視林及沈而笑，阿巧作怨阿招狀，乃由櫃台取畫報一冊，授意於沈，使其持至林黃處。

沈 先生要看報麼？

黃 謝謝你。請給他吧。

林 這是畫報。中國也有了這種玩意兒麼？

沈 是的。

黃 聽說姑娘是松江人，是的麼？

沈 是的。

黃 松江有位沈劍雲先生，姑娘可知道？

沈 是我的父親。

黃 原來是沈劍雲先生的小姐。（半獨語）劍雲

先生是一代名士，卻不料身後零落一至於此。

林 現在革命潮流，發揚到這步田地，女同胞們，從軍的從軍，從政的從政，沈女士却在這裏受這種折磨，這真是傷心的事，唉！

沈 先生……

黃 姑娘家中還有什麼人？

沈 只有母親和弟弟。

黃 家中的生活，可是全靠姑娘來維持麼？

沈 是的。家中原來少許有點田產，年年打仗，佃戶誰也不肯納租。雖然有些零星積蓄，避了幾回難，也用完了。沒法子，現在全憑母親和我作工來度生活的。

黃 請你不要見怪。我們本不應該這樣尋根究底，問你的身世；因為這位林先生對於你很同情，所以白問問。林先生是一位文學家也許把你的身世描寫出來呢。

沈 謝謝先生。但是發表出來，恐怕不妥。

林 請你放心。我愛惜……不，我對於女士同情，我決不能把你的身世寫出來，供無聊的人們作開心的材料的。我要想代沈女士一般不遇的人們，向社

會問責的。

沈 先生寫出來的時候，讓我來讀讀。

黃 (調笑)他是個詩人，也許寫成詩呢，你也能讀麼？

沈 父親在時，常常教我做詩，可惜我年紀太小，不大懂。不過在學校的時候，有一個詩會，我也加入的。

林 我今天却要飲酒了，克歐，你肯陪我痛飲一場罷？

黃 好，我們就痛飲一場罷。沈姑娘，請你去拿一瓶啤酒，一瓶汽水來。杯子要拿三個。

沈 是。

沈去。外兵A, B, C 昂然直入，阿招阿巧趨迎。客丙, 丁相顧失色，同時走至櫃台前付賬。

主人 汽水兩瓶，大洋四角。

丙如數付錢，與丁相率悄然退場。

外兵A 哈哈，我的姑娘們，我們又來了。

外兵B 這幾位姑娘們，倒很漂亮。

外兵C 姑娘們，來看我們照了這麼多的美人相片。

阿招 (搶看) 唉呀，真好看。

主人 (作不耐煩狀) 這批鬼東西，又來了！

阿巧 大人要什麼呢？

外兵B 就要你哩，可愛的孩子；

外兵向侍女調戲，吵鬧不休。

客甲 喂，走吧。

客乙 好。

客甲 喂，算帳。多少錢？

主人 阿招，給客人算帳。

阿招 啤酒兩瓶，一塊二角。

客甲付錢。

阿招 謝謝，明早來啊。

阿巧 王先生,李先生,去啦。

客甲 明朝會。

客乙 再會。

客甲,乙自正門下,阿招,阿巧送至門口。

外兵 C 人都跑到那裏去了?

外兵 A 這些東西,敢欺負我們!來呀!

A 擲掉上花瓶於地, B, C 拍手狂叫。

阿招 來了,來了。

阿巧 唉呀,兇得很!

二人趨至外兵前撫慰,復相互調笑。

林 我真看不過眼了。

黃 這樣的事,你都看不過眼,那麼黃浦灘上的飛機,吳淞口內的礮艦,你又看得過眼麼?昨天晚上,吃過晚飯後,我偶爾在街上散步,看見一條馬路口,

站了五六個徒手的外國兵，還有一兩個非洲的黑人在內。他們看見過來的黃包車上的女子，一個一個都要摸摸臉，搦搦奶頭。有些年紀輕臉皮嫩的小姑娘，簡直嚇得眼淚花撲撲地亂滾，我當時看見了就恨不得痛痛地打他們兩拳。我一個人衆寡不敵，想了想，也就算了。但是氣得我整整一夜沒有睡好覺。

林 這種事情，我也曾親眼見過。當時我真覺得非常悲觀。我想至少爲保護各人的家庭安甯，也應該想個辦法，不能平白地叫外國人這樣糟蹋。再不然，上海不少秘密團體，也應該有一種結合，專對外國無禮的兵士；打報這種不平。然而什麼都沒有！中國人眼睜睜看見自己的妻女姊妹受人的無禮都不敢過問，男兒的意氣，一點也沒有了。

黃 還有什麼意氣不意氣呢！上海灘上的人，受洋大人的統治，五六十年，什麼氣都受慣了。就是這次戒嚴的時候，街上來往的男男女女，那一個不是給外兵和巡捕搜身摸腰的，婦女們被欺負的更厲害。試問誰說過一個不字。從前美國獨立戰爭，全憑各地方的民衆，自己武裝起來，和英兵對抗。美國獨立的成功，不全是華盛頓的武力，實在靠這種力量很多，上

海租界上也有什麼商團，保衛團，却從來沒有反抗外國統治的表示。

林 克歐，我越想越不對。沈小鶯姑娘，絕對不應該再在這裏混了。再混下去，真不堪設想了。

黃 就連我們也不能在這裏再混。我們不能再看這些畜牲們的醜把戲。

林 ……

沈自左方小門登場，持酒向林黃處走去。

外兵A 呀，啤酒來了。

外兵B 這位姑娘真漂亮，我們還不曾見過。

外兵C 喂，好孩子，把酒拿到這裏來！

招招 要酒麼？大人們，不要忙，讓我去拿。

外兵C 不，不！就要她拿來。

沈驚惶不知所措，阿招趨至沈前，作耳語。沈視林，黃作爲難狀。外兵B跑去拉沈。沈驚，盤墮地上，瓶杯破碎。

外兵 B 你好不知趣，把酒瓶都摔了！

外兵 C 來吧，來吧！管什麼酒，只要她人來就好了。

外兵 C 趨前，與 B 同拉沈手。外兵 A 拍桌高叫。沈驚極而哭。阿巧，阿招，不知所措。主人怒容滿面，而莫可如何，林怒，趨至沈前；黃亦立起。。

林 你們這種無禮舉動是不行的。她有她的自由。

外兵 C 呸！自由？你們還配有自由。

外兵 B 你有挨打的自由。

外兵 B 言時以足蹴林，林踉蹌而退。林大怒復撲前以拳擊 B 腰，C 擊林，林復擊其胸。B 與 C 均後退。林乃攜沈逃，外兵舉椅作擲擊狀。黃躍前持其手。

黃 逸塵，請你帶沈姑娘先出去，一切事都有我來擔當。

林攜沈由小門下。外兵三人包圍黃。門外窗外羣衆聚積漸多。

黃（怒號）你們這輩沒羞恥的東西。你們受本國政府的餒養，欺負自己的同胞還嫌不夠，又來欺負我們。來，來，我給你們一個好教訓。

外兵三人向黃突擊，黃力抵抗之。

黃（狂怒）來！我打死你！你們這些人類的反叛！

巡捕的警笛聲漸漸由遠而近。

羣衆 巡捕來了，巡捕來了。把路讓開。

主人（絕望）唉呀，巡捕來了！

羣衆動搖與警笛狂吹聲中

——幕——

一九二七年八月，於上海。

軌 道

軌 道

(三幕)

第一幕

人物：

工人A

工人B

工人C

工人D

工人E

工人 F

工人 G

站長

工頭

鐵路警察四人

時代：

一九二八年

地方：

膠濟鐵路某站的工人宿舍。

佈景：

一般生活的較好的工人所常有的床，棹，椅檯等。

幕開時，會議已經開始，工人 A，B，C，D，E，F，
等，或坐椅上，或坐床上，A 則立棹旁。

工人 A 我的意思已經完了。大家有什麼意見？

工人 B 有什麼意見？大家都是贊成的。

工人 C 我首先贊成。咱們就去幹他一下。

工人 D 幹倒可以幹得；怎樣幹法呢？

工人 C (反問)你沒有耳朵嗎？老王剛才說的話，你沒有聽見嗎？

工人 B 把鐵路給他拆去一截子，讓他媽的兵車翻個過兒。

工人 A 是的，我的意思就是這樣，大家總該明白罷了。

工人 D 你弄翻了他們的兵車，他們再派一大批兵來，你又怎麼樣。

工人 E 是的，東洋鬼子心毒得很，二回要來，那就不好惹了。

工人 F 並且他們有鐵甲車，有工程隊，怎麼會睜睜地上這個當。這法子不對的。

工人 A 我並不是說馬上就去拆鐵路的。現在我們就把鐵路再多截幾段也不算什麼。他們有偵探報告，立刻修好就完了。我說的是等他們由青島上車，將到此地的時候，再去拆斷的。並且要非常秘密，給他一個神不知鬼不覺才使得。不然，他們的耳目可多哩，一曉得，那就糟了。

工人 C 他媽的！這些奸細的真可惡！吃洋飯，害中國人。他們把娘老子都忘了。這些混賬東西，真要殺他們幾個才好。

工人 B 還都不是我們中國人。唉！提起來真傷

心，中國人太不爭氣了！

工人A 而且還是和我們一樣窮苦人家的子弟多呢。他們一沒有飯吃，什麼事體都幹起來了。

工人F 現在先不說這些話。他們有鐵甲車呢，你拆一兩段鐵路是沒有用的。

工人C 鐵甲車怎麼樣？鐵甲車，也得叫牠出軌。

工人D 他們再一批兵來，你又怎麼樣呢？

工人A 他們再派兵來，我們再用別個法子去對付。告訴你吧，他們派一次兵來，很不容易哩！聽說這回，日本政府已經花了幾千萬了。

工人D 可不是？他們既然花了幾千萬派兵來到中國，決不會說火車出了一次軌，他們就不敢再來了。他們一定要再派兵來：那時候老百姓可就吃不起那種苦痛了。

工人E 老趙的話一點不錯。東洋人心毒得很，我們弄死他幾百個大兵，他們將來一定要大大地報仇呢。

工人C 哼！把你嚇死了。那麼你又跑到這裏開會幹什麼？

工人A (制止)大家不要吵。有什麼事，大家儘

管可以好好地商量。現在不是我們弟兄們自家咬自家的時候。我看大家把我的意思還沒有聽明白。我們第一要看清楚，日本這次出兵到我們山東，完全是試驗我們的。從前，南方的弟兄們封鎖香港，奪回漢口英租界，那時候，世界各帝國主義早都提心吊膽了。他們只預備讓步，和我們民衆講和。但是這幾個月，我們太安分了，對於帝國主義沒有什麼表示。帝國主義者以爲中國的老百姓畢竟是好欺負的，所以又帶起從前的鬼臉來嚇人了。日本政府的山東出兵，不過只是一副鬼臉罷了。你只怕，他們的鬼臉自己就取下來。

工人 C 就是他不取，我們也要給他揭下來。

工人 E 老張，你先慢點高興吧。我恐怕他的鬼臉沒有取下來，你我的小命，先要沒有了呢。

工人 C 你總是這樣怕。還沒有一刀一槍，你只先只管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

工人 B 這自然說不定有危險的。但是就是危險也得幹幹。俺們不能從此受東洋小鬼的氣。他媽的，從前小鬼和德國打仗，俺們膠州一帶的老百姓也吃苦吃夠了。現在俺們還眼睜地讓他們再來作賤嗎？

工人 D 這話自然是對的。但是這一定要咱們自己去幹。

工人 A 這話，你錯了。這一定得讓我們自己去幹。試問我們自己不幹，你要讓誰個去幹呢？（D欲有所言，A搖手制止之）你且不要忙。你的意思，我很明白。但是我想什麼都是靠不住的。無論如何，我看總得我們自己去幹。現在中國，試問那個英雄能和日本政府翻臉？誰也不能！現在日本政府已經派兵來了，試問那位將軍敢去用兵阻當？誰也不敢！但是我們呢？我們這些窮苦人却是眼睜睜要受苦受難的。別說我們父母妻子得叫他們作賤；就是我們自己安分守己地照樣作我們的工，萬萬都是不能夠的。他們變成了主人，他們有槍在手裏，他們要你什麼時候死你要想活多一刻都是不能夠的。老馬的話一點不錯，從前日本兵打下青島，就是很明白的榜樣。大家要看清楚，我們冒險去幹，只是爲救我們自己。撞他一下子，總有一點功效的，大家肯幹嗎？

工人 C （喜極鼓掌）幹，幹，痛痛快快幹一下子！（視 E）他媽的，不幹，還眼睜睜地等死嗎？

工人 E 你們不用忙，讓我把我的話講完吧。（

向 C)老張，你也別賣弄你的威風，我姓劉也不是怕死的。不過死要死得值得，幹也要幹得識相。乘着一股氣，糊裏糊塗地撞死了，那隻算作了一個冤枉鬼。

工人 C (發怒)你放什麼屁！

工人 B (阻止)不用忙，讓我先問他個明白。(向 E)爲什麼俺們是糊裏糊塗撞死呢？你先說！

工人 E 你聽我講。老王這樣幹法子，他根本上就錯了。頭一件，山東就不比英國的漢口租界一樣。咱們在鐵路上幹事，難道還不明白嗎？試問這條鐵路是誰的？自然，照名義上講，這是中國的。但是實際上呢，不是日本的還是那個的？還有那青島碼頭，還有淄川炭礦，那一件不是在東洋人的手裏呢？還多着呢，像這樣的地方。算了吧，有這樣多的寶貝，你想日本政府就肯輕輕地放手嗎？哼，那真是做夢呢。

工人 F 老劉這話也有一番道理。

工人 C 有道理？有什麼道理？不過怕東洋兵罷了。(向 E)我先問你，你的意思，那麼就算了不成？

工人 B 好，照你這樣說來，東洋派兵是該當的，我們山東的老百姓都是活該受罪，活該死。你說

是不是？

工人 C (跳起)這還得了？

工人 D (阻止)你們先別着急。看老劉還有什麼意見。

工人 C 還能讓他發表意見嗎？他媽的……

工人 A 老張，你坐下，我有話回他。

工人 C (勉強坐下)你說，你說！

工人 A (鄭重發言)方才老劉講的話，他也有他的理由。這話在我們是已經聽不慣了，現在外面許多名人先生們這樣講的還不少哩。不用說，這種說法是錯了。日本在山東誠然是許多權利，但是這些權利都是趁火打劫，攔路要截得去的，我們強硬起來，他自然得退回。帝國主義最怕的是革命的，不屈服的民衆。所以我們就是明明曉得有危險也得幹他一下。失敗一次。再來一次。這樣幹下去，帝國主義只有向後轉走的一條路。我們是萬萬不能退讓的！

工人 C (狂喜)聽到了麼，你們？幹，幹，幹他媽的幹！

工人 E 這話是不錯。但是……

工人 A 不用忙，你聽我講完吧。(復向大衆)并

且剛才老劉的話根本上就不對的。他說，日本政府看見山東有許多許多寶貝，不肯隨隨便便放手。是的，日本帝國主義誠然看中了山東，誠然在山東搶得了不少的寶貝；但是無論如何，他看山東總不及日本重要。若是他硬要强佔山東，反對於他日本自己不利，他還肯強佔嗎？

工人 B （喜極拍桌）對的，對的，一點都不錯！

工人 C 這還有人反對嗎？

工人 F 這話是很入情理的。

工人 D 但是你怎麼曉得，佔了山東反於日本不利呢？

工人 E 照嗎，問題就在這一點。

工人 A （微笑）一點也不錯，現在問題就在這裏了。我們要曉得清楚，日本在山東得到利得不到利，全在我們自己。我們只要自己強硬，日本就是得了山東，也是沒有辦法。不僅沒有辦法，他自己國內還要發生問題。我們要反抗，我們山東的老百姓人人都來反抗。日本政府有什麼法子。他從此派兵嗎？他有多少兵可以派來？他有多少錢可以拿出來派兵？帝國主義，哼！都是紙老虎，只要革命的民衆一跳起來，

這紙老虎都得破的。

工人C 好了，好了，我們現在只決定辦法吧。

誰不肯幹，誰就不是人。

工人E 你且別忙。讓我再說幾句話，可以麼？

工人C 你還有什麼話說？

工人A 老張，你這樣不對的。我們現在正討論，有什麼意見儘管可以講。好，老劉，你有什麼話儘管講罷。

工人E 老王，你曉得，我不是故意反對你。不過你方才講的話，把敵人太看輕了。日本人決不是西洋人那樣容易講話。並且他派一次兵也不像西洋那樣麻煩。他既然看上了山東，那肯這麼容易地放手不要了呢？你再想想，只就這鐵路沿線來講，東洋人的工廠和舖戶有多少？他們在各碼頭，各礦山放的錢有多少？別說我們幾個人和他拚不算什麼，就是全山東，全中國的人來和他大鬧，他都未必隨便罷休。（向D，F）你說是不是？

工人A 老劉這話，我可以駁得倒。你只看見山東這邊的日本人，你就這麼膽戰心驚，你要是去了東三省，你又怎麼樣呢？東三省那邊，日本人的勢力才

更大哩！別說什麼，連東三省表面上的一切，都是日本人的勢力。就在那邊流浪的日本人，已經有二三十萬。試問我們將來把東三省就乾乾淨淨送給日本嗎？不能的，當然是不能的。實際告訴你，據我冷眼看來，日本政府這一次出兵，完全是示威運動。他的目的不一定在山東，而在東三省。所以我們更不應該讓他。我們一讓步，他便得寸進尺，將來東三省恐怕就沒有希望了。

工人F 是的，是的，還有這麼一番道理，我完全沒有想到。

工人A 至於說日本政府不肯放手，我看沒有的事。聽說從前俄國革命的時候，日本也想趁火打劫，曾經派兵到過西比利亞；但是西比利亞各地的民團，蜂起雲湧，不怕死地起來反抗；日本政府後來沒有法子，也就撤兵回去了，白白送了許多好戰的兵士的性命。那時候派兵去的聽說就是現在的田中。我敢大胆地講，田中這小子他是吃過虧的，這回出兵，他畢竟是賊人心虛。只要我們團結一心，給他碰幾個釘子，哼，他自然就不敢侵犯我們中國的老百姓了。

工人B 對了，這話我一百分地贊成牠。只要中

國人自己爭氣幹將起來，誰還敢欺負我們中國。管他媽的，我們還是幹起來吧。

工人D 不過你們要想想，全中國不只是我們山東，全山東也不只是我們幾個人。全中國都不動，全山東也沒什麼人舉動，我們幾個人就是幹起來，能算一回什麼事？

工人A 這話不對。我們要把自己看得起，我們要認清我們工人的責任重大；我們應該自己先幹起來。我們都不肯幹，試問還有誰肯幹呢？

工人D 這倒不見得。我們不幹，一定有人幹的。北方的兵，南方的兵，多着呢！並且我們幹來幹去也不過是折斷一截鐵路，這事情他們便衣隊都會幹的，我看我們還是不要動，讓他們日本兵來吧。要是應該打仗，軍隊自然會和他們開火的。

工人F 這話也不錯。還是不要管他們，讓軍隊和他們打仗好了。

工人A (不耐煩)你們還在做夢。那個會和日本兵打仗？

工人E 老王，我想你說的話完全是空想。中國的軍隊都不能和日本打仗，我們幾個鐵路工人有什

麼用。拆斷一段鐵路，不錯，也許可以叫他們的兵車翻過，但是他們的兵多着呢！我看日本兵再壞總該比張鬍子的隊伍好一點。並且他們是保護他們自己的僑民，我們犯不着惹事，將來反使老百姓吃苦。（向D，F）你們說是不是？

工人F 也不錯，也不錯。

工人D 我看還是不管他們的好。

工人A（冷笑）保護僑民，好個冠冕堂皇的口號。朋友，日本在濟南的僑民不過三四千人，值得用幾師兵來保護嗎？簡直是哄鬼！

工人E 他們要保護，你有什麼辦法呢？你能担保濟南城裏不會有危險嗎？

工人A（更不耐煩）我爲什麼給他們保險？怕危險，他們回日本去好了。橫豎山東也不是他們的家鄉。

工人B 老劉，你不用只管說這些廢話。乾脆一句話，你的意思怎麼樣？

工人E 我什麼意思都沒有。我只不願意你們這樣多事惹禍。

工人A（怒目視E）那麼，你完全反對我們？

工人C (辯論中，憤甚發抖，至此忍耐不住，起立)放屁！誰是多事？誰是惹禍？你越說越不成話了。

工人B (亦起立)這種奴隸根性！完全是一個賣國奴！(拍桌)

工人C 打！狗娘養的！

工人D 不要打，有話好好講。

工人C 爲什麼不打？他滿口胡說，明明是一個日本奸細。

工人B (亦起立)誰是奸細！你們口裏放清楚些。

工人B 你是奸細。你是賣國奴。你講的話都不是中國人應該講的話。

工人F (向A懇求)老王，你看看，這會還能開成功嗎？

工人A (以手拍桌，大聲制止)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先坐起來。有話儘管好好商量吧。

(羣衆動搖中，站長偕工頭，工人G并率鐵路巡警四人排闥直入，羣衆驚駭。)

工頭 唉！他們果真在開會！

工人G 你看，我是不會扯謊吧。

站長 好麼，你們又在開會了。你們在開什麼會？誰叫你們開會的呢？

（羣衆無言。）

工頭 你們真不成話！你們要開會，爲什麼都不告訴我一聲？

（羣衆無言。）

站長 你們又要罷工嗎？

工人F 站長，不是的。

工頭 李得標，我曉得你是好人。

站長 你們又想要求加工錢嗎？

工人E 不是的。

工頭 劉福來是很規矩的。

站長 你們又排斥工頭嗎？（注視工頭）

工頭（狼狽）站長！……

工人D 站長，沒有的事。

工頭（安心，喜色）站長，他們不會這樣滋事的。我曉得他們都很好的。趙化榮第一個老實人，決不說謊。

站長 那麼，你們對於我，對於本站長有什麼不滿意嗎？哼！

(少頃沈默)

工人B (搖頭)不是的。我們爲的別個事情。

站長 (驚惑)爲的別個事情，什麼事情呢？你們得告訴我！

工人C (昂然)我們爲的是外交問題。

站長 什麼？

工人B 我們因爲日本出兵，所以開會討論。想來站長也曉得的，日本兵已經到了青島了。

站長 (點頭)不錯，不錯，你們原來爲的是日本出兵。(向G)孫福寶，那麼你爲什麼報告他們要罷工呢？

工人G 站長，我沒有弄清楚。

站長 下回留意點。

工頭 站長，寬他一次罷。他總算很忠心的。

站長 (做出尊大的樣子)哈哈，你們也討論日本出兵，這倒有趣得很。(忽然正色)我先得問問，誰叫你們開會的？

(羣衆默然。)

站長 (恐嚇)你們不肯告訴我嗎？也好。可是你們要曉得，現在是軍事時代，私自開會是要軍法

從事的。你們好好告訴我，我自然給你們方便的。不然鬧大了，你們都脫不了關係，那時候我可管不了呀。

(羣衆依然沉默。)

工頭 你們還是告訴了吧。站長是好人，決不會害你們的。李得標，你曉得的，你說了吧。

工人F (囁嚅)是王……

工人A (昂然)是我叫他們來的。與他們毫無干係，請你不要連累他們。

站長 (擺頭)哼！又是你嗎？

工人A 不錯，是我。

工人B 站長，請你不要忘記了，俺們都是中國人。

站長 (不快)自然。我們都是中國人，誰還能不承認。不過我們中國人很不好，染了許多外洋的壞氣習。譬如你們背着官長暗中開會，這都是不應該的。(忽作心機一轉模樣)好在是外交問題，我也不怪你們。王文豹，你先告訴我你們開會討論了些什麼，討論的結果怎樣？

工人A 正在討論的時候，你們就來了，所以還

沒有得到什麼結果。

站長（狡笑）那很可惜。不過你們的意思想怎麼樣呢？給政府打電報麼？在報紙上發表宣言嗎？那些，我都儘管可以幫忙的。

工人C 我們的意思很簡單，就是和日本幹一下子。

站長（驚疑）唉唉！什麼？幹一下子？

工人B 我們想等日本兵開往濟南的時候，把鐵路拆斷一截，讓他們的兵車翻轉了去。站長，你贊成嗎？

站長（大驚）什麼？把鐵路拆斷一截，讓日本的兵車翻車？啊呀，這個使不得。萬萬使不得。

工人B 這是爲國家爭體面，爲中國人爭人格的；站長，難道你反來不贊成嗎？

站長（嚴厲）什麼爭體面，爭人格；這萬萬使不得。你們要這樣幹，我便不答應；我便要立刻報告到上頭去。

工人F 站長的意思，怎樣辦才好呢？

站長 你們不要胡來。你們不要信那些過激派的煽惑。王文豹他這個人我是很曉得的。（半自語）好

麼，你們想給我開亂子！

工人B 俺們不要動；那麼儘管讓東洋兵來欺負嗎？

站長 這事輪不着你們來管。上邊叫鎮靜，你們只管安安甯甯做自己的事就好了。那個要胡來，那就是違抗命令，那就是過激派，那就是赤化。我就要報告上去，重重地辦他。

工人A (冷笑)站長又要報告了。你這回報告給那一個呢？

站長 你不要多說話。本站長原來是老黨員，是革命同志，又是你的官長。你得小心一點。

工人A (依然冷笑)哈哈。你從前見我們開會要歡迎革命軍，你去報告你們張大帥。現在你看見我們開會反對日本出兵，你又拿出老革命黨的資格來欺壓我們，你真算得一個雙料人材。

站長 (威壓)王文豹，你敢在本站長面前這樣放肆！這還了得！欺負本站長，這就是大大的反革命。巡警把這東西給我趕出去！

工人C (猛然反抗)胡站長，好東西，好不要臉的東西！昨天還給張鬍子當走狗，今天居然擺起老革

命黨的架子。你嚇那一個。誰不知道你叫做胡鬧，專會拍馬吹牛，欺負好人。我們不和你講已經夠了，你竟然欺負我們來了。打，打，打死這個忘八蛋。

工頭 老張，你瘋了，你敢打站長麼？

站長 反了，反了！這還了得！巡警你趕快把這兩個東西給我打出去。

巡警 是！

（巡警以槍柄擊工人A，C；站長與工頭露出兇暴猶惡之態，羣衆驚惶失措。） ——幕——

第二幕

人物：

工人A

工人B

工人C

工人D

工人E

工人F

工人G

時代：

距第一幕約在三星期後

地方：

車站近傍的森林內面一坐廟宇的門前

佈景：

舞台正面爲廟宇，廟門半開半掩。廟前有大槐樹兩株。廟內有叢林，廟後及廟周巨木成列，隱約可見。

幕開時，天色未明，四周尚暗，次第破曉，曙光乃逐漸射入林中，及火車顛覆之巨響傳來後，則晨曦佔領全林矣。

工人A（坐於門前石階上）應該是過來的時候了。

工人E（立於槐樹傍）他們不會變卦吧？他們的消息很靈通，也說不定他們得到什麼消息。

工人A（堅決）不會的。

工人E 但是怎麼還沒有一點聲響？

工人A 這回舉動，除非我們內面有人靠不住，決不會洩漏到外邊去的。

工人E（游移）這固然是這樣，但是帝國主義者的鬼把戲多得很呢。

工人A（微笑）現在，你還是這樣怕帝國主義

嗎？

工人B (不好意思)老王,你又同我開玩笑了。

工人A 沒有的事。不過你方才的話也有道理,我們不能太得看輕敵人。

工人B 是的呀。和老張,我就不敢講這些話:你曉得帝國主義者不會放暗探到咱們內面來嗎?

工人A (熟思)暗探?暗探?(堅決否定)我們內面,我想,沒有這樣敗類。

工人E 帝國主義者的魔法很大呢。

工人A 帝國主義者的魔法倒不大,不過是金錢的魔法很大。但是我們內面不會有這種事情。

工人E (走到A旁,坐下)是的,我們內面不會有這種事情。

工人A 這回不比前一次,這回完全是大家自己告奮勇的。所以我想決不會發生什麼奸細。

工人E 老王,請你不要惱我,前一次完全是我一個人不好。

工人A 笑話。前回的事,誰都怪不得,誰都是有理的。要怪只可怪到我一個:因為我自己性子太急,太得不顧大家了。

工人E 老王，笑話，這能怪你嗎？這只能怪我們眼睛看不遠，心裏不齊。那時候，我們能跟到你的話去幹，大家少受多少苦呢！

工人A 可不是嗎？大家要是不受這些苦，我們怎會決心去幹呢？你看，現在連老孫都是我們的人了。

工人E 老孫這東西變得真快，現在他頂熱心呢！

工人A 以前他還不是站長放的暗探嗎？

工人E . . .

工人A 可見什麼都是一定的。只要他的情形和以前不同。他自然會變樣的。老孫便是一個很好的好榜樣了。

少時沉默

工人E (起立)怎麼還沒有一點聲響呢？

工人A (微笑)你不要這樣着急。我們等着聽泰山倒下來的聲音罷。僅僅一點點響動，那就糟了！那麼，他們就安安全全地過去了。

工人E 我不是說這個。我想老張他們也應該回來了。只要把鐵路拆了就是了，還在那裏等着幹什

麼？

工人A 他們也許要在傍邊等着看看那翻車的光景哩。

工人E 這又何必，難道這裏會看不到麼？

工人A 天明了，這裏也可以看得到一點，不過翻車的情形，自然這麼遠的地方是看不到的？

工人E 何必一定要站在傍邊看？只要在這裏聽到那翻車的聲音就夠了。

工人A 你瞧，那邊有幾個黑影子，不是那個跑回來了麼？

工人E 問問是誰，好麼？

工人A 好的。讓我來問問，看他答得出口號不？(高聲)天！

工人G (由暗蔭中登場，面目初不能識別)理！

工人E 是老孫呀！

工人A 是的。

工人E (高聲)老孫嗎？

工人G (且行且答)是的嘛。

工人A (顧E)他倒很安閑哩！

工人G 行至A，E前面

工人E 你一個人麼？

工人G 不是一個人，還有誰？

工人A 你回來幹什麼？

工人G 他們還沒有回來嗎？

工人E 是的呀。正在講他們呢！

工人G 老馬和老趙過去了半天了。我在站上
看見過。

工人A 站上有什麼事嗎？

工人G 站上什麼事一點沒有。

工人A 站長那傢伙有點覺到嗎？

工人G 哼，他還在鼓裏哩！什麼事，一點也不
曉得。

工人A 站上還有什麼人在那裏嗎？

工人G 什麼人都沒有。站長打了一夜麻將，這
會兒回家睡覺去了。工頭那小子，本來不管站上的
事，昨天聽說東洋人兵車要過來，怕得什麼似的，老
早一溜煙躲開了。現在還有誰呢？

工人E 哼，連工頭那混賬東西也怕東洋兵嗎？

工人G 他不怕？槍把子和東洋火腿會叫他怕
呢。

工人A 這是必然的事情，有什麼希奇。

工人E 老王，你從前說的一點不錯呀：東洋兵一到，我們就是想安安甯甯地作工也是做不到的。

工人G 真的。我們這小站還好一點，不過倒運的時候，挨幾下打就完事了。像濟南車站那些大站口，車站上駐的東洋兵，一天到晚在那裏監視着。不說稍微有點不對，就要挨打受氣，就是出來進去，也都叫他們搜查，簡直同坐監牢一樣哩。他媽的，這樣還不給他們幹一下子，還算是人嗎？

工人A (拍G肩)好的，孫家兄弟真有出息。我看我們山東幾萬工人應該醒來的時候到了。我們這回幹一下，給大家看看，以後跟我們這條軌道兒上走的人一定很多呢。

工人E 一點不錯。所以這一次，無論如何，非成功不可。

工人A 這當然是對的。但是，就算失敗了，我們做的也不為錯。我們走的是革命的軌道。

工人E 好一個革命的軌道。那麼我們都是革命的火車了。哈哈哈。

工人A 就做一個蹩腳的手推車也可以；只要

在軌道上。

工人G 但是我們却要叫東洋的兵車出軌哩。

工人E 這話很有意思，哈哈。

工人A 老孫，你不是說車站上沒有人嗎？我看你得回去看一看。

工人G 看什麼？

工人A 也許老張和老李管的那一段弄不好，東洋兵車會安然過來哩。站上應該有人發個安全信號，使他們向老馬老趙管的那一段走去才好。

工人E 這話不錯。說不定張店到這兒的一段不容易下手呢。我們得想法子把他們送到王家集去。老孫，你還是趕快到車站去吧。

工人G 我一個人只怕不中用。

工人A 好，老劉，你同他一道去吧。

工人E 你呢？

工人A 我一個在這裏守着。老張只怕就要回來的。

工人E 不要緊嗎？

工人A 這裏一點也不會有什麼。你放心去吧。

工人E 好，我們兩個去了。老孫，我們走吧。

工人E， G退場。工人A轉身將進廟內，復坐於石階上，兩手支頰，若有所思，少頃起立，似靜聽遠處聲響者。

工人B， D登場。

工人B 老王！

工人A (微驚，回頭)誰？

工人B 我和老趙。

工人A 老馬和老趙嗎？你們這麼早跑回來了。

工人B 我們大家把鐵軌拆了好久還不見一點響聲；所以他們幾個留在那裏，我們先跑回來看看。

工人A 你們從那條路來的？

工人D 從廟後邊那條路來的。在路上我們碰見老劉。

工人B 我們曉得你一個人在這裏，我才大聲叫你。

工人D 你嚇了一大跳嗎？你在聽什麼呢？

工人A 你們剛才沒有聽見汽笛子響嗎？

工人B 我們只聽見腳底下的樹葉子在響。汽笛子却沒有聽見。

工人A 方才我確實聽見的。不是兵車離了張

店了嗎？

工人B 恐怕是的吧。只要他離了張店，他媽的，那就不怕牠不翻筋斗。

工人D 老張他們不曉得拆好了沒有的？去了半天了，他們也應該報一個信兒來呀。

工人B 老張很想親眼看見牠翻車，出一出他心頭的悶氣，他那裏肯跑回來。

工人D 那麼老李應該回來。并且人多着哩，總應該有一個人回來報信。

工人A 我想他們不會做差的。不過有一件，就怕火車到了張店，發覺了什麼，不肯走過來，那就糟了。

工人B 那不會的。

工人D 那可說不定，東洋兵很心細呢！

工人B 你又來了！

工人A 老趙的話，這都是說不定的事。不過我們不曉得剛才那汽笛是不是由張店開車時發出來的。

工人B 夜靜了，聽見得很遠很遠，這可說不定。

工人D 爬在地面上聽聽，就知道火車來了沒

有。

工人B 你發昏了！這裏不是鐵路傍邊，你怎麼聽得見？況且鐵路還是拆斷了一截的呢。

工人A 可不是？怎麼也聽不見的。

工人D 那麼，我們那個跑過去看一看，倒底怎麼樣？

工人A 跑去也是趕不及。有很長一段路呢。

工人B 那麼，怎樣辦呢？把人等得活悶死了。

工人A 不用慌。橫豎到天明一定能見分曉。依我想一定沒有岔兒的。大家還是坐下歇歇吧。

工人A， D向石階上坐下了。

工人B (且轉身且語)這玩兒，不幹則已，一幹起來，他媽的，一刻也放心不下。

工人A 我在這兒一個人等了半天了，也不覺得什麼。你們不是才來嗎？着急幹什麼？橫豎我們既然下了死心要幹，一回不成，再來一回，一定要給我們工人出這口氣，一定要給我們老百姓報這個仇。嗚呀！老馬，你在那裏只管發癡幹什麼？

工人B 你們瞧，那邊好像黑影子跑過來了。

工人D 不是老張那邊來的人嗎？

工人A 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問他們口號。

工人B (躲在樹後，大聲)口號!天。

工人C (聲)理，老王，是我。

工人A 啊啊!老張回來了!

工人A，D起立。工人C，E跑上，且喘且語。

工人C 老王，成功了!

工人F 東洋兵車已經由張店開出來了。我保管牠一定翻筋斗。

工人A (大喜)真的麼?的確麼?你們親眼看到嗎?

工人F 你不用管，一點不會錯。

工人B 你們沒有看到，怎麼就敢保險呢?

工人C 你瘋了。我們能等得看牠嗎?

工人D 老張總是這麼性急。

工人C 我不性急?我高興得不得了呢!你們聽我說:我們聽見火車到了張店，我們只在等。等了又等，等得好不着急。好了，我們看見車站上的信號了。我們聽見汽管子響了。我們還不敢信，我們爬在沒有拆的那段鐵道路傍邊聽，鐵軌不是在響動嗎?他媽的!這些小子送死來了。我也沒給咱們那些傻瓜講，不管

三七二十一，爬起來，拉了拉老李的手，我們就向這邊跑。天雖然發亮了，林子還黑得很，我們兩個拚命地跑，我們只怕我們沒有跑到，那鬼兵車先翻了道兒。我們簡直是和火車賽跑哩！好了，好了！我們跑到了，那倒靈的火車也就要翻筋斗了。你聽！你們聽哪！

工人B 你們真跑得快。那火車還沒有出軌哩。

工人F 那裏。牠一定得出軌。

工人D 真的，你們比火車還跑得快了。該不是他們路上發覺了什麼，不肯開過來了嗎。

工人C 那裏，那裏！牠一定要翻車。你聽！那不是？……

此時火車顛覆的巨響，震動全場。衆皆露驚喜之色。

工人C (狂喜高叫)萬歲！

工人A (高舉右手)打倒帝國主義！膠濟工人萬歲！

工人D 革命成功萬歲！

工人B 打倒列強！中華民族萬歲！

工人F (喜極，抱C跳躍)我們成功了！我們勝利了！萬歲！萬歲！萬歲！

工人C (附和)萬歲!萬歲!萬歲!

工人E } (聲)萬歲!萬歲!萬歲!打倒日本帝國
工人G } 主義!萬歲!

工人D 老劉,老孫也回來了。他們一面跑着在叫萬歲呢。

工人E G由樹蔭跑出。

工人F 老劉,你們來了。你們聽見了嗎?

工人E (喜極執F的臂)老李,啊,老張,你們做得真好。成功了!成功了!

工人A (高舉雙手)好了!我們成功了!我們要慶祝我們的成功。但是我們要牢記着:這是我們戰鬥的開始,這勝利也只是我們第一步的勝利!我們站在一起,再高高喊幾個口號吧。

大衆 贊成!贊成!你先喊!

工人A (高舉右手)誓死打倒帝國主義!

大衆 (舉手和之)誓死打倒帝國主義!

工人A (如前)誓死爭回民族自由!

大衆 (如前)誓死爭回民族自由!

工人A (如前)誓死擁護民衆的利益!

大衆 (如前)誓死擁護民衆的利益!

工人A (如前)誓死完成革命！

大衆 (如前)誓死完成革命！

工人A (如前)革命成功萬歲！

大衆 (如前)萬歲！萬歲！萬歲！

大衆歡呼萬歲聲中，幕徐徐下。

第三幕

人物：

工人A

工人B

工人C

工人D

工人E

工人F

工人G

站長

工頭

鐵路警察數名

日本兵(不登場)

時代：

第二幕事件發生後的第二日

地方：
站長辦公室
佈景：

站長辦公室有兩門；一爲正門，可以出外；一爲便門，通寢室。室之中央有寫字台，台上放置畫類，紙筆及其他用物，並有電話。內側牆壁傍有長檯。寫字台後有靠背椅一隻，台傍放椅子數把。幕開時，站長正聽電話。

站長（持聽話筒在手，且聽且語）

是……我就是站長。是段長大人麼，真對不住！……前天晚上的事……這邊調查過的，但是……是！自然不敢推諉，不過……唉！日本兵要來搜查嗎？……（警惶）這個！……大人的好意，感激到極頂了！感激到……是！自然要小心。大人的意思？……是的，還敢讓他們放肆麼？……是，站長敢負責任叫他們工人們再不胡來……自然地不能得罪日本兵。帶兵的是？……啊啊，是井上少尉？自然要好好招待！請段長放心。站長再不敢疎忽的了！……是，是，關於工人方面的事，就叫工頭來商量。……是，是，再會，再會，再會。（放聽話筒，絞

鈴，自語)唉!糟了，糟了!糟了!也不曉得是那個混帳王八蛋和老爺開心，偏偏在咱們這站的界內翻了日本的兵車(生氣)真混帳，這混帳!活該槍斃!(至正門口)王占標。

鐵路警察甲(聲)有。

站長 快去，找工頭來。你說，有要緊事要和他商量，叫他快快就來。

警察甲(聲)有。

站長在室內，不安地走來走去，取一枝香烟燃着自吸，少頃，若有所悟，忽以右手擊桌，烟灰落於桌上。

站長(一若對人談話的樣子)咳：王文豹，你敢和本站長這樣搗亂麼。你要小心，我得叫你認識本站長大人的利害。

工人G (初由門外探視，後乃緩緩入內)是站長一個人麼？

站長 (似由夢中警醒的樣子)啊!是老孫麼?你來幹什麼？

工人G 沒有什麼?我聽見屋子裏有響動，我來白看看。

站長（正色）沒有事，不要在這裏亂跑。

工人G（故作恭敬狀）我不過怕 站長有什麼事。

站長（若忽然想起）好好，我正有事情問你哩，你快過來。

工人G（行前）

站長 我問問你，前天晚上的那樁事情是那個幹的，你得老實告訴我。

工人G 我一點不曉得。

站長 你真不曉得麼？

工人G 昨天我就告訴過，這事情我一點不曉得。

站長（強笑）老孫，你是好人，我曉得你一定不幹這事情；不過你總知道一點消息，到底是他們那個幹的？

工人G 站長，這個，我更不曉得。

站長（着急）你真不曉得麼？

工人G（點頭）

站長 我們養着你幹什麼！一問一個不曉得！工頭還特別保舉你，也算瞎了眼！

工人G 工頭也不曉得嗎？

站長 (生氣)我曉得他曉得，你們都是一氣的。
我問你。王文豹在此地，你也不曉得麼？

工人G (冷然)我並沒有見過他。

站長 (憤極)好，你們就這麼着。日本兵一陣來了，我看你們還敢這樣嗎？

工人G (不動聲色)日本兵要來麼？

站長 日本兵就來了。我已經叫王占標看工頭去了。你去看他回來了沒有？

工人G 方欲退去，工頭氣喘上場。

站長 好，你才來了。

工頭 站長叫我來，不知有什麼重大事情。

站長 還要什麼重大事情？前天晚上的事情還不重大嗎？你也太隨便了。現在這樣嚴重的時候，你還不在站上，還要找你找大半天。

工頭 站長不要生氣。我也不敢怠慢。我是調查去了。站長不信，問問孫福寶，他方才還看見我的。

站長 再別提他了。他現在一點也靠不住，一問一個不曉得。簡直比你還要糊塗。

工頭 請站長不要生氣。

工人G故作癡笑。

站長 (向G)你在笑什麼?快點滾出去吧,不中用的東西!

工人G退場。站長坐椅上,工頭立於其側。

工頭 站長得到什麼消息嗎?

站長 當然有很重大的消息。不然我找你來幹什麼?

工頭 那麼,到底是那個幹的?

站長 這個,我得要請教你。我得的是更重大的消息。

工頭 (驚疑)什麼?

站長 日本兵要來搜查了。

工頭 噯呀!日本兵要來了麼?

站長 我方才接到段長來的電話,說是日本兵要派一排人來搜查。段長恐怕再出亂子,把事情更弄糟了,叫我想法子注意工人們的行動。我想日本兵既來,咱們也得有個好法子去對付。所以我差王占標快快找你來的。

工頭 站長的話一點也不錯,我們得有個好法子對付對付。那東洋兵可不是好惹的。

站長 也正爲這個，我才找你來談談。

工頭 站長的意思呢？

站長 我想，第一先要找出搗這亂的人。

工頭 站長曉得是那一個呢？

站長 你怎麼反來問我！

工頭 我們都不曉得，這就難了。

站長 (輕蔑的神氣)照你說，那不就完了嗎？我們總得找出來的。

工頭 站長的意思？

站長 這回事情，你要明白，不是一個兩個人能幹得來的。我想一定很有幾個人合夥。人多口衆，這事必定要露出風聲的，你瞧。

工頭 我已經叫老孫留意探聽去了。不過一點還沒有得到信音。

站長 再別提老孫。他一點也靠不住。說不定他都是通的哩。

工頭 站長看見他……

站長 我不過這樣想。總之都是靠不住的，你得自己下細地去訪。

工頭 是，我就去。只怕來不及。

站長 日本兵來的這樣快，真要命！

工頭 站長，我看索性讓日本兵自己去找好了。

站長 不過只怕我們免不了干係。要是我們自己找着了，我們還可以得點功。

工頭（起立欲行）那麼，我立刻去找找看。

站長（以手止之）不用忙，你現在去找什麼。

工頭 去找那闖禍的東西。

站長 你上那裏去找？你只找那一個？

工頭 站長，我想這很容易。不是咱們的工人，便是那隣近村莊的老百姓。

站長 你想老百姓敢麼？

工頭 我可說不定。

站長 你別忙，咱們先細細商量。我想老百姓沒有這樣胆子，就是幹也幹不到這樣爽快，我看還是在自己這些不安分的工人內去找。

工頭 站長有把握嗎？你想是那一個？

站長（以手支頤）我想有點把握，你忘記了，前十多天他們不是開過一回什麼會麼？

工頭 但是他們沒有開成功呀。

站長 不管他們的會開成開不成，他們內面，想

幹的人確實有的。(忽然很堅決地)我想一定是王文豹那東西弄出來的。

工頭 王文豹和那張瘋子早已開了工，不在此地了。

站長 你曉得他們不在此地嗎？你看見他們走了嗎？

工頭 我想他們是走了的。

站長 你想這樣麼？真糊塗！你和老孫兩個，是一對木頭。

工頭 是。

站長 我想一定是王文豹在裏面搗亂的。

工頭 站長說得是。那麼把他們幾個叫來問問就可以明白。

站長 問那幾個呢？我想他們都是通氣的。

工頭 我看不至於此吧！

站長 你管得好工人！

工頭 請站長寬放點。我個小小工頭怎麼担受得住。

站長 你說要怎麼樣呢？

工頭 請站長找幾個靠得住的來問問，或者可

以得點線索。

站長 那個還靠得住？

工頭 像老趙老劉，前次開會的時候，他們和王文豹吵過的，總該不會和他們一道吧。

站長 這也說不定。我的意思，索性我們自己先想好一個辦法。以後再來問他們。時候不早了，日本兵也許快到了呢。

工頭 那麼站長的意思？……

站長 這回的搗亂，一定是王文豹指使的。我先把王文豹的地方問清楚，捉住他，送給日本兵去。這樣若能成功，我們將來可以得賞的。

工頭 但是王文豹住在那裏呢？那個會曉得他的地方。

站長 這個很容易。我只問他們那些工人就可以曉得。若是那個不肯講，那個便是同謀，我便把他一道送給日本兵。

工頭 也許他們都不曉得哩，那就糟了。

站長 那怕什麼？若是他們都不肯講，我就去報告日本兵，說他們都是赤黨。

工頭 (低聲)我這工頭可怎麼得了。

站長（不理）那與本站長有什麼關係。雖然得不了賞，我也不會得處分。

工頭 我可怎麼樣？我可免不了處分。我用了一夥赤黨。

站長 也不要緊。只要本站長在，你總可以設法辦的。

工頭 真要求站長大人格外設法哩。

站長 那個自然。官官相衛呀。

工人E, F, 在門外窺伺

站長（望見E, F, 少驚）你們在那裏幹什麼？

工頭（同樣少驚）是那個？啊，原來是老劉和老李。站長，那是劉福來和李得標，他們兩個是很好好的。記得前次開會的時候……

站長（以目止之）劉福來和李得標麼？你們兩個進來。

工人E, F 入內。

站長 你們在門口探望什麼？

工人E 我們見工頭在這兒，所以白看看。

站長 你們找工頭嗎？那等一會兒再談吧。我先問你們一句話。

工人F (視E)站長要問什麼!

站長 (單刀直入地)王文豹住在那裏?你們趕快告訴我!

工人E, F相視,不答。

站長 (威嚇)你們不肯嗎?

工人F 我們不曉得。

工人E 站長問他幹什麼?

站長 (含怒)我問他幹什麼?我問他有要緊的公事。我要捉他。你們以為前天晚上闖的禍事我不曉得麼?王文豹在那裏面搗鬼,你們以為我不曉得麼?現在好了,日本兵就要來了,你們要不快快告訴我,連你們都逃不脫!

工人E, F復相視,不動聲色。

工頭 李得標,你從來很好;劉福來,你也是明白人;你們好好告訴站長,這與你們一點沒有干係的。

工人E (冷然)站長問我們要人,我們向那裏去找呢?

工頭 站長也不是問你要人。日本兵就要來了,這總要大家幫忙。

工人E 站長的意思,要把王文豹交給日本兵

襪？

站長 他是罪魁，我當然要交給日本兵，讓他們去重重地辦他。

工人E（拂然色變）哦！罪魁？讓日本兵來重辦他。這是什麼話？

工人F（冷笑）老劉，你瞧，和咱們方才談的話一點不錯。

站長方欲有所言，工頭急趨前，附耳低語。

站長（起立）這事也勞不到我管。陳工頭，你就和他們好好談一談。我到裏面休息一下去。

站長由側門下場。

工頭 老劉，老李，你們兩個看看，事到如今，咱們都是沒有法子。日本兵就要來了，這樣鬧下去越發不得了。還不如大家想個法子，把這件事了了去的好。站長方才的話，你們也要明白，完全是爲咱們大家的。王文豹是個漢子，這回吃點屈，也不見得要緊。據我冷眼看，一定沒有什麼危險的。你們還是把他的地方告訴了我，咱們大家來想個辦法，那不很好嗎？

工人F 王文豹早就不在我們的站上幹事了，曉得了他的地方，我們又能怎樣？

工人E 日本兵就是來了，也沒有法子，我們得夠白白冤枉好人嗎？

工頭 你怎樣說這樣話！站長提說王文豹，也不是無緣無放。我還記得，從前你們開什麼會的時候，他和老張不是還罵過你嗎？實在說句話，這種過激派，受點屈，也不算冤枉。

工人E方欲有言，工人B，C，D相繼入內。

工人C 啊！老劉，老李，你們怎麼還在這裏？

工人E 站長和工頭問我們要老王呢，你看笑話不笑話！

工頭 唉？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剛提說他們開會相罵，那曉得他們都是互相要好的。

工人B 陳工頭，請你勿以小人之腹來度君子之心。我們工人吵架是吵架，正經事是歸正經事。

工人C 我們都是弟兄，一條戰線上的弟兄『C與E相視而笑）

工頭 糟了！糟了！你們都是一氣嗎？這還了得！這還了得！

此時日本兵進軍喇叭的聲音。

站長（由側門跑出）不得了！不得了！日本兵來

了！日本兵來了！（問工頭）你辦的交涉怎樣了？王文豹那東西捉住了沒有？怎麼樣了？（忽在羣衆中見工人C）啊，那不是張？……怎麼他也跑來了？王文豹呢？王文豹呢？

此時工人A，G倉皇奔入

站長 王文豹呢？啊，那不是王文豹嗎？

工人A （昂然）是的。這兒就是王文豹。站長，有什麼事？

站長 王文豹，你這東西……你在暗地搗了亂子，還敢在本站長面前來……

工人A （冷笑）胡鬧，你放冷靜些！那個在暗地搗鬼？在暗中搗鬼的，怕只有你胡鬧一個人吧，（向羣衆）諸位聽見了麼，那日本兵的號聲

日本兵號音嘹亮。

工人D 怎麼沒有見車到，就聽見號聲了呢？

工人E 他從那裏下車的，我們怎麼沒有一點消息。

工人A 他們那裏還敢坐火車，聽說從濟南坐汽車來的哩。

站長 王文豹，你是好漢，你同我到日本兵營自

首去，不要連累他們好弟兄。

工人B 站長，你不用亂攀好人，老王，你還是走了吧。

工人A (坦然)我爲什麼走。我只有兩條路，同大家在一塊死，或是我一個人自首。

工人E 我們大家是一致的。你不肯走，我們當然是跟你一道的。

工人C 他媽的，東洋兵來了，就殺他們兩個看，也叫他們曉得咱們鐵路工人的利害。

工人A 諸位兄弟，老張的話也說得很對。日本兵既然壓迫來了，我們當然要和他們抵抗一下。我們跟着革命的軌道走去，我們不能開倒車的。

站長 (又驚又怒)王文豹！你你你好大胆！你你你給本站長闖了一次大禍，你還嫌不夠，你又想來滋事嗎？警察！來給我把這東西捉起來。

工頭 (倉皇)王占標，快喊幾個警察來。

工人C 喊警察來幹什麼，你們這兩個漢奸！

工人A 到現在，你們還要把我們賣給日本兵去獻功，好，得叫你們看看！

工人A，E抓住站長；工人C，B抓住工頭。

警察數人登場。

工人G 警察上的朋友！你們看，日本兵沒有到，我們先捉了他們的奸細。

站長，工頭掙扎欲有所語。

工人E 你們不明白麼？日本兵到這裏搜查來了。站長和工頭想把我們賣給日本兵做人情。你們說可惡不可惡？

警察甲 這不關我們的事，我們走吧。

警察乙 我們走了得夠完事麼？

警察丙 鐵路上出了事，我們警察怕也逃不脫干係。

工人A 好道！你們完全和我們是利害一致的。日本兵來搜查我們，你們都也免不了受累。

工人B 警察上的弟兄們！日本兵快要到了！我們趕快聯合起來抵抗。這個聯合戰線要緊得很。

警察乙 不錯，我們應該聯合起來。

站長，工頭掙扎，欲有所言。

工人D 這聯合戰線是再好不過。但是這兩個蠢東西怎樣處置呢？

工人C 要什麼處置，就用他們兩個民賊來給

我們祭旗好了。

羣衆 贊成

工人A以手槍擊站長，工人C以手槍擊工
頭

羣衆（歡呼）萬歲！聯合戰綫萬歲！革命勝利萬
歲！

日本兵進軍號音愈加响亮。

工人A 日本兵到了。我們真正的戰鬥要開始
了！大家準備。

羣衆做戰鬥準備。日本兵號音與步武聲益
近。在這樣喧雜與緊張的空氣中。

——幕——

啓智書局最新出版書目

教育與人生 再版	李大年譯	定價五角
中國文學概論	胡雲翼編	實價四角
性愛研究及初夜的智識 <small>即避妊底要領</small>	黃孤颿譯	實價四角半
最近各國的補習教育	任白濤編	定價六角
鐵路組織法	李青編	定價三角半
近世社會學成立史	李培天譯	定價一元
近代文化的基礎	彭芮生譯	定價一元
財政學概論	張澄志譯	實價五角
地底下的俄羅斯	李蒂甘譯	定價八角
蘇俄之現勢 <small>禁版</small>	溫盛光譯	實價四角
金漲銀落問題及其救濟	李大年編	實價一元
蘇俄勞動之保護	游宇譯	定價四角
帝國主義論	劉堃平譯	實價伍角
經濟思想史的展開	溫盛光譯	實價八角
世界政治概論	鍾建閔譯	定價二元
現代經濟學	巴克譯	實價四角
帝國主義戰爭與製鐵業	溫盛光譯	定價二角半
美國憲法政治之民主主義	丘仰飛譯	實價六角
赤戀	溫生民譯	實價一元
戀愛之道	溫生民譯	實價三角
女性與文學	輝翠女士著	實價二角半
女健者	左幹臣著	實價三角半
流浪者的歌曲	程少懷著	實價四角半

啓智書局最新出版書目

資本的霸權	溫盛光譯	定價七角
沒落期底資本主義	董紹明譯	實價三角
我的日記	高歌著	定價五角
孔子哲學之真面目	蔡尙思著	實價七角
交通政策論	鄒振方譯	實價七角
一個不幸的女子	屠克溫夫作	實價五角
民族革命與世界政治	劉大杰譯	實價五角
社會思想史概說	王恆著	實價二角半
從康德平和主義到思想問題	波多野鼎著	實價五角
小泉八雲及其他	張定譯	實價五角
政治思想史大綱	朝永三十郎著	實價四角
三大思想之比觀	任白濤譯	實價四角
文學理論	蔚川白村著	實價六角
電話工程學	綠蕉譯	實價六角
革命與性生活	格特爾著	實價二元五
蘇維埃的鄉村生活	李聖起譯	定價三角
真情熱愛	蔡尙思著	實價二角
社會主義辭典	陳穆如編	實價七角
社會主義與哲學	張季龍著	實價六角
政治學	格里滿著	實價五角
美德論	格千香譯	實價三角
馬克斯主義的誤謬	易鴻譯	實價三角
後漢書註校補	王毅君編	實價三角
東北之金融	李垂悅譯	實價三角
性和性病	余慕陶譯	實價三角
軌道	溫盛光譯	實價三角
	田漢著	實價三角
	義高爾遜著	實價三角
	丘勤修譯	實價三角
	丘荷公著	實價三角
	張夢九著	實價三角
	任白濤譯	實價三角
	鄭伯奇著	實價三角

以下各書在印刷中

啓智書局最新出版書目

春蘭	蔣山青著	實價四角半
意志的勝利	章明生譯	實價五角
英雄與人	向培良著	實價四角半
缺陷的生命	尙越譯	定價六角
社會主義思想之史的解說	丘哲譯	實價三角半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溫盛光譯	實價四角半
資本主義與戰爭	徐文亮譯	實價五角
農業社會化運動	黃枯桐譯	實價五角
經濟思想十二講	李大年譯	實價一元
音學	王光祈著	實價一元
資本主義的合理化諸問題	溫盛光譯	定價三角半
死的勝利	雪谷女士著	定價三角
鐵汁	段可情著	定價五角半
世界女革命家	盧劍波編	定價四角
社會價值與變革	盧劍波著	定價三角
鄉間韻事	王毅君譯	定價五角
苦悶	楊邨人著	實價五角
晚霞	徐圖著	定價三角半
幸福之年	王了一譯	定價四角
帝國主義與石油問題	漫生譯	定價三角半
資本主義社會之解剖	劉整平著	定價五角
社會教育通論	張澄志著	定價五角
土地問題論	郭之奇譯	實價四角
女王的水土	王了一譯	實價1元2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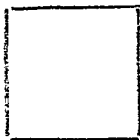
啓智書局最新出版書目

巴黎之秋	段可情著	實價三角
失敗者	鄭震著	實價五角
不忠實的愛	向良培著	實價五角
工人傑麥	辛克萊著	實價1元4角
士敏土	黃藥眠譯	精裝2元6角
社會思想解說	蔡詠裳	平裝二元
漢詩研究	董紹明	實價四角
蘇俄的婦女問題	山內房古著	定價四角
四庫全書答問	溫盛光譯	定價七角
合作論	古層冰著	定價八角
法蘭西新史	漫生譯	實價五角
走向十字街頭 再版	任啓珊著	定價六角
寒鴉集	鄒振方著	實價六角
新婚的夢	左舜生編	實價六角
亂婚裁判	綠蕉譯	定價四角半
愛的謎	劉大杰著	實價三角
社會進化之鐵則	胡雲翼著	實價三角
碧色的國	溫盛光譯	實價五角
國際經濟會議之農業問題	金石聲著	實價五角
各國婦女參政運動史	千香譯	實價二角半
盲詩人	劉大杰譯	定價六角
宣言	綠蕉譯	實價五角
萬人塚	嚴仲達著	實價四角半
前夜	巴金譯	實價四角

1930 5 1 付 印

1930 6 1 出 版

1 — 1000 册



版 權 所 有

一 册 實 價 大 洋 五 角

上 海 啓 智 書 局 印 行

